京劇叢刊

第四十集

战宛城
打任上坟
三娘教子
打皂王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 剧 丛 刊

第四十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69·191　字数70,000　開本787×1092毫1/32　印張3 14/16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400册

定價0.34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剧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战宛城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記

汉末，張綉据守宛城，曹操領兵来征，曹将典韋手使双戟勇猛无敌，張綉只得俯首投降。曹操入城閑游，路見張綉寡嬸鄒氏貌美，派兵搶入已营。張綉聞信，因实力不敌，就用謀士賈詡計策，約典韋到营飲酒，把良馬和假扮馬夫的大将胡車一并贈予。胡車趁典韋酒醉，盜来双戟。張綉遂領兵劫营，刺死典韋。曹操聞信狼狽逃去，張綉在追赶途中，遇見鄒氏，一怒将她刺死。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一团李少春、袁世海的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修訂。原剧鄒氏有思春、扑耗子等色情表演，在演出中已加以修改，此外，还刪去一些不必要的冗杂場子。

剧中人物

夏侯惇（净）　于　禁（生）　許　褚（净）
典　韋（净）　曹　洪（净）　曹　仁（净）
李　典（生）　乐　进（净）　曹　昂（小生）
曹安民（丑）　曹　操（净）　賈　詡（生）
張　綉（生）　張　先（生）　雷　緒（净）
鄒　氏（花旦）　春　梅（花旦）　張夫人（旦）
雷夫人（旦）　胡　車（武丑）　曹四軍士（紅龙套）
四兵士（上手）　馬　夫　伞　夫
中　軍　車　夫　夏四軍士（紫龙套）
典四軍士（綠龙套）　四偏将　張四軍士（白龙套）
四火牌軍　四校刀手　一偏将
二旗牌　家　院

第　一　場

〔夏侯惇、于禁、許褚、典韋、曹洪、曹仁、李典、乐进“双起埧”上，分唱“点絳唇”。

众　将　俺——

夏侯惇　夏侯惇。

于　禁　于禁。

許　褚　許褚。

典　韋　典韋。

曹　洪　曹洪。

曹　仁　曹仁。

李　典　李典。

乐　进　乐进。

夏侯惇　众位将軍請了。

众　将　請了。

夏侯惇　丞相升帳，你我两廂伺候。

众　将　請。

〔發点。众将分下，四軍士、四兵士、曹昂、曹安民引曹操执宝劍、令旗上。

曹　操　（念引）勤劳王师，建功勛，兼协內理，逞才能；宛城張綉圖謀甚，怎当吾，統兵来征。

众　将　（分上）参見丞相。

曹　操　众将少礼。

众　将　啊。

曹　操　（念詩）聖駕今番迁許都，賞功罰罪尽由吾；宛城未繳留余孽，亲統大軍去扫除。

老夫曹操。沛国譙郡人氏，初由驍騎出身。自灭董卓，屢建奇功，献帝見喜，封为当朝首相，赐爵武平侯。今聞張綉屯兵宛城，有窺許都之意，乘未举动，吾先带兵扫除，怎奈时逢暮春，青苗遍地，犹

恐兵将殘踏田間禾苗，騷扰百姓。待老夫先傳一令。——夏侯惇。

夏侯惇　在。

曹　操　傳令下去：今日起行，卷旗息鼓，馬摘鑾鈴，人馬从小路进發，一路之上，不准殘踏田际禾苗，騷扰百姓。若取民間一草一木，違令者斬！

夏侯惇　得令。——令出，下面听者！

众　　　啊。

夏侯惇　丞相有令：此番起兵，卷旗息鼓，馬摘鑾鈴。打从小路进發，一路之上，不准踏坏田际禾苗，騷扰百姓，若取民間一草一木，違令者斬！

众　　　啊。

夏侯惇　傳令已畢。

曹　操　起馬！

夏侯惇　（傳令）起馬！

〔众同唱“北泣顏回”牌子。馬夫上，与曹操带馬，随即下，众兵士与众将带馬，伞夫执伞上。众圓場。

〔牌子第二番时，曹昂、曹安民、曹操立在下場門斜設高台上，众兵将轉至上場門暫停。

〔牌子第三番时，曹操等三人立在上場門高台上，众轉至下場門暫停。

〔最后，众兵将，曹昂、曹安民归小边，同下場。曹操馬惊，踏坏青苗。

曹　操　唷！唷！（唱西皮散板）

見班鳩馬失惊四蹄發乱，
我这里紧勒繮也是枉然；
悔不該傳将令我自先犯，
一霎时踏坏了一方麦田。

人馬撤回！

〔众兵将等反上。

众　　丞相因何将人馬撤回？

曹　操　老夫馬踏了青苗。

众　　（看）踏坏不多。

曹　操　嗳呀！說什么踏坏不多！吾傳将令，是吾先犯；有道是：不能正己，焉能責人。也罢！待老夫自刎了吧！（横劍肩头。）

众　将　（同跪）且慢！丞相，自古春秋之义，法不加以尊。馬踏青苗，乃战馬之过，与丞相何干！

曹　操　众将請起。

众　将　（起立）謝丞相。

曹　操　旣是春秋有云，法不加以尊。踐踏青苗，乃战馬之过。——夏侯惇听令。

夏侯惇　在。

曹　操　将馬头斬訖扳来！

夏侯惇　得令。（牽馬下。）

曹　操　老夫割髮一子，权代吾首。（割下一綹头髮。）

夏侯惇　（捧馬头上）馬头到。

曹　操　夏侯惇听令。

夏侯惇　在。

曹　操　这有老夫髮髻一子，与馬头号令一处，傳諭大小三軍，就說那曹操馬踏了青苗，如今割髮代首；若有再犯，斬首不貸！

夏侯惇　（接髮）得令。（下，复上。）

曹　操　与吾挑选良騎，緩緩而行。

众　　　啊。

〔接"北泣顏回"牌子第四番，众圓場，站"骨牌对"。

曹　操　前道为何不行？

夏侯惇
許　褚　来在淯水。

曹　操　安營扎寨！

众　　　啊。（挖开，分站两边。）

曹　操　夏侯惇听令。

夏侯惇　在。

曹　操　攻打头陣。

夏侯惇　得令。（下。）

曹　操　許褚、于禁。

許　褚
于　禁　在。

曹　操　二队截杀。

許　褚
于　禁　得令。（同下。）

曹　操　催軍。

众　　啊。

〔接“北泣顏回”合头，众圓場，“倒脫靴”下。

第　二　場

〔賈詡上。

賈　詡　(念)六韜三略广，丹心扶汉家。

張　綉　(內)众将官。

众　　(內)啊。

張　綉　(內)回操！

众　　(內)啊。

〔“風入松”牌子，四軍上、四火牌手、張先、雷緒同上，張綉上，“風入松”合头，下馬，众兵将反下。

〔賈詡迎張綉进帳。

賈　詡　主公教場操演，为何回来甚早？

張　綉　适才教場操演，探馬报道，今有曹操帶領人馬攻取宛城。前站已至淯水，为此特地回来，与先生商議退兵之策。

賈　詡　啊主公，我想曹軍势大，只宜堅守，不可出战。

張　綉　嘜呀！想俺宛城有張、雷二将甚是驍勇，火牌削刀能敌千軍，何言不战也！

賈　詡　主公执意要战，命何人緊守城池？

張　綉　就命先生緊守城池。

賈　詡　遵命。——正是：此时不听我言語，損兵折将

后悔迟。(下。)

張　綉　張、雷二将。

張　先
雷　緒　在。

張　綉　吩咐众将走上!

張　先
雷　緒　众将走上。

〔四軍士、四火牌手、四刀手分上。

張　綉　清水迎敌者!

众　　啊。

〔众同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夏侯惇上，过場下。

〔四軍士、四火牌手、四校刀手、張先、雷緒、張綉上，四軍士、夏侯惇上，会陣，双方众兵将分下，張綉、夏侯惇起打。

〔許褚、于禁上，与夏共战張綉，三将不敌，同敗下。張兵将上，追下，張綉追下。

〔四軍士，四偏将、典韋持双戟上，張兵将、張綉上，众兵将分下，張綉、典韋起打，張綉敗下。

〔張先、雷緒上，接战，敗下。

〔四校刀手上，接战，敗下。

〔四火牌手上，接战，四校刀手反上助战，張先、雷緒上，接战。

〔張綉反上，張兵将下，張綉再战典韋，張綉敗下。四軍士、四偏將上，追下，典韋追下。

〔乱錘，四軍士、四火牌手、四校刀手、張先、雷緒、張綉敗上，过場，进城下，关城。

〔四軍士、夏侯惇上，挑开城門，張先、雷緒出城迎战，許褚、于禁上，起打。張雷二将敗进城去，四火牌手上，分战許褚、于禁，許于二將反下。

〔典韋上，大战火牌軍，張綉出城，被典韋一戟打飞盔头，急与众軍退进城去，关城，鳴金收兵。

典　韋　（三笑）哈哈，哈哈，哇呀……呵哈哈哈……（反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四火牌手、四校刀手、張先、雷緒、張綉（甩髮）上，賈詡反上，迎入。

〔众軍士、火牌、校刀反下。

賈　詡　主公为何这等模样？

張　綉　咳！不听先生之言，損兵折將，悔之晚矣！

賈　詡　主公，我想曹兵犹如潮水一般，不如暫且投降，再圖別計。

張先
雷緒　主公！我二人情願战死沙場，决不降曹。

張　綉　这个……

賈　詡　啊二位將軍！識时务者方为俊杰。二位將軍后

帳歇息去罢！——

張先
雷緒　遵命。——嘿！（分下。）

賈詡　啊主公，想大丈夫能屈能伸方为俊杰，如今暫且投降，再圖后举。

張綉　这个……咳！就依先生。

賈詡　就請主公换了随衣小帽，带定宛城印信、地理圖，前去降曹。

張綉　咳！正是：縱然捧尽湘江水，

賈詡　难洗今朝滿面羞。

張綉　咳！

〔二人同下。

第五場

〔邹氏上。

邹氏　（唱西皮慢板）

艳阳天日正長心情不定，
病懨懨懶梳装缺少精神；
素罗幃叹寂寞腰圍瘦損，
辜負了好年华誤尽我身。

奴家邹氏。配夫張济，拜授驃騎将軍；不幸去世，至今三載。膝下无兒，只有侄兒張綉得以相靠，虽然丰衣足食，終难称意。看春光明媚，花气襲人，正所謂良辰美景。唉！好不焦燥人也！（唱搖板）

遭不幸我夫君陣前丧命，

撇下了奴一人苦守三春，

可怜我守寒灯孤眠独枕——（接"小拉子"。）

〔伸欠伏椅，欲睡又醒；起身移坐跨椅，看書又看不下去；漫步走向琴桌，欲撫琴，輕撥几下，又难遣孤寂。移坐正椅，愁悶无聊。

嗘！（接唱）

辜負了好春光美景良辰！

春　梅　（捧茶上）夫人用茶。

〔鄒氏飲茶，若有遐思。

春　梅　夫人沉吟不語，如此煩悶，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

邹　氏　这个……

春　梅　夫人不說，我也明白。

邹　氏　明白何来？

春　梅　老爷去世三載，夫人朝思暮想；倒不如看看書，彈彈琴，以消愁悶吧。

邹　氏　春梅呀！（唱搖板）

看古書难解我心中愁悶，

我哪有閑心意去撫瑤琴。

家　院　（上，念）忙将降曹事，报与夫人知。

啓禀夫人：我家少老爷已然降曹去了。

邹　氏　哦，降曹去了。

家　院　正是。

春　梅　老院公，这兒来。

家　院　作什么？

春　梅　降曹还杀头嗎？

家　院　降曹就不杀头了。

春　梅　怎么吼，降曹就不杀头啦，这回可好啦。——夫人，咱們就降曹去吧！

邹　氏　休得多言。——院公过来！

家　院　在。

邹　氏　命你二次前去打探，若有急事速来回报。

家　院　遵命。（下。）

邹　氏　唉，張綉哇張綉！嬸娘怎样囑咐于你，叫你千万不可与曹操交兵对敌，如今降曹去了，不听嬸娘之言故尔有此大败。久聞曹操是个英雄，此番归降，不知他行事如何！

春　梅　夫人，归降就不杀头啦。

邹　氏　唉，春梅呀！（唱摇板）

久聞得曹丞相英雄本領——

古今来都如此豈但一人。

〔春梅扶鄒氏下。

第　六　場

〔張綉、賈詡手托紅盘上置地理圖上。

張　綉　（念）圍困城池难解脫，

賈　詡　（念）暫且投降救燃眉。

張　綉　先生向前。

賈　詡　門上哪位在？

中　軍　（反上）作什么的

賈　詡　煩劳通禀，宛城張綉帶領参謀賈詡，前来投降。

中　軍　候着。

賈　詡　是。

中　軍　有請大将軍。

夏侯惇　（内）嗯哼！（反上）何事？

中　軍　張綉轅門投降。

夏侯惇　候着。

中　軍　是。

夏侯惇　啓禀丞相，

曹　操　（内）何事？

夏侯惇　宛城張綉轅門投降。

曹　操　（内）吩咐弓上弦，刀出鞘。开門！

夏侯惇　得令。——下面听者，丞相有令，弓上弦，刀出鞘，开門！

众　　　（内）啊？

〔吹打，四軍士、于禁等七将、曹安民、曹昂分上，曹操反上，入座。

曹　操　夏侯惇。

夏侯惇　在。

曹　操　可曾搜檢張綉？

夏侯惇　未曾搜檢。

曹　操　搜檢已畢，叫他报門而进！

夏侯惇　得令。——張綉！前来投降，可有夹带？

張　綉　并无夹带。

夏侯惇　某家要搜。

張　綉　将軍請搜。

〔“搜場”，夏侯惇搜索張綉身上。

夏侯惇　張綉！丞相有令，叫你报門而进，你要仔細了，你要与我打点了。报門！

張　綉　报，宛城張綉带領参謀……

賈　詡　賈詡。

張　綉
賈　詡　（同）告进。

張　綉　宛城張綉，

賈　詡　参謀賈詡，

張　綉　叩見丞相。

曹　操　手捧何物？

張　綉　宛城印信，

賈　詡　地理圖。

曹　操　呈上来！

〔張綉、賈詡呈上印信、地理圖。

曹　操　老夫一观。

〔“小泣顏回”头子接吹打，曹操离位，扶起張綉、賈

詡，使二人就坐。四軍士、曹八将分下。

曹　操　将軍弃暗投明可称俊杰，待老夫奏聞天子另有封贈。

張　綉　丞相提拔，就請丞相进城查点倉庫，錢粮，二来万民也好瞻仰。

曹　操　倉庫、錢粮不必交代，宛城印信带回，老夫大兵随后入城。

張　綉　如此告退。——正是：

人言曹操礼恭敬，

賈　詡（念）話不虛傳果是眞。

〔張綉、賈詡同下。四軍士、曹八将分上。

众　将　張綉詭計多端，丞相留心一二。

曹　操　嗘，吾观張綉举动，并无奸詐。老夫此番入城，只带許褚、典韋同我子侄，余下者在城外扎营，倘有不測，也好接应。

众　将　得令。

曹　操　带馬宛城去者！

許　褚
典　韋　带馬！

〔“小泣顏回”二番接吹打，四軍士与許褚、典韋、曹安民、曹昂、曹操带馬。

众　将　送丞相。

曹　操　免。

〔曹操等人下，众将反下。

第 七 場

〔接前場吹打，張綉、賈詡上，四軍士、偏将出城迎接，分站，賈詡进城下。

許 褚
典 韋 （急上，搜城）有請丞相。

〔曹操等人同上。

許 褚
典 韋 搜城已畢。

曹 操 （望城大笑）哈哈哈……

〔曹操进城下，曹四軍士、曹安民、曹昂随下。

張綉等 （两望）嘿！（同进城下。）

第 八 場

〔接前場吹打，四軍士、曹安民、曹昂、許褚、典韋上，挖門进帳，張綉引曹操上，迎曹操进帳入座。吹打止。

曹 操 老夫一路而来，观見城中軍民雅秀，眞不愧訓練有方。

張 綉 丞相謬贊。

曹 操 宛城共有多少人馬？

張 綉 馬軍三千，步軍三千，昨日陣前損伤一半，火牌、校刀不在其內。

曹　操　校刀、火牌何人教授？

張　綉　先叔在世教授。

曹　操　老夫意欲借討一观如何？

張　綉　就請丞相教場賜閱。

曹　操　你且吩咐他們。

張　綉　遵命。——正是：忙将勇士艺，献与曹操观。

（下。）

曹　操　教場去者！

众　　　啊。

〔“小泣顏回”牌子三番接吹打，曹操等八圓場，上高台，張綉执令旗反上，站下場門椅上。

張　綉　丞相，先演校刀，先演火牌？

曹　操　先开校刀，后演火牌。

張　綉　下面听者：校刀手开操！

〔四校刀手上，操演下。

張　綉　火牌手开操！

〔雷緒引四火牌手上，操演下。

曹　操　我观火牌、校刀甚是猛勇，老夫不能胜似也！

〔“南普天乐——姑苏台”牌子。

許　褚　丞相！末将不才，願破他的校刀手。

典　韋　末将不才，願破火牌軍。

曹　操　嘜，他們变动不一，不可輕視。

許　褚　丞相！休長他人志气，

典　韋　灭俺自己威風。

許　褚　俺二人不胜，

典　韋　甘当軍令。

張　綉　啊，二位将軍天神虎将，何必与蝼蚁之軍比試啊。

許　褚
典　韋　住了！俺二人偏要比試，哪个敢拦！

張　綉　是。

曹　操　好，就命你二人与他們比試，不可伤他一兵一卒！

許　褚
典　韋　得令。

〔四校刀手、四火牌軍上，与許褚、典韋比試，校刀、火牌战敗，被張綉轟下。

許　褚
典　韋　（三笑）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

張　綉　二位将軍眞乃是虎将也！

許　褚
典　韋　住了！我二人不过是玩耍，何足道哉！

曹　操　張将軍。

張　綉　丞相。

曹　操　老夫有意借火牌、校刀征伐吕布，将軍可允否？

張　綉　但憑丞相。

曹　操　好，就将火牌、校刀撥在許褚、典韋帳下听用，不可难为他們！今日天色已晚，老夫不回大营，就在城内安歇。——带馬！

〔"南普天乐"台头接"抽头"，曹操等上馬，四軍士、曹安民、曹昂引曹操下。張綉目送，頻頻搖头嘆息，回

身見許褚走过，急上前招呼。

張　綉　啊，許将軍！（强笑）哈哈哈……

〔許褚向張綉逼視，順馬走下。張綉无可奈何地看看許褚背影，轉身又見典韋走过，急上前招呼。

張　綉　啊，典将軍！（强笑）哈哈哈……

〔典韋逼近張綉，振臂示威，策馬走下。

〔張綉向二人去向遙望，低头又看看手中令旗，"走馬"，"揉肚子"下。

第　九　場

〔曹安民、曹昂引曹操便服（相巾、开氅）执折扇上。

曹　操　（唱西皮摇板）

幸喜得那張綉献城归降，

演火牌和校刀甚是有方。

（笑）哈哈哈……老夫領兵攻打宛城，喜得典韋英勇，張綉献城投降，如今一不交鋒，二不打仗，也不知城內風景如何！唉，好悶人也！

曹安民　叔父不必煩悶，你我叔侄三人去到街上，看看宛城風景，你意如何？

曹　操　可有美景哪？

曹安民　哎呀，美景非常啊！

曹　操　好、好、好。

曹安民　如此，走走走！

曹　昂　慢来，啊，爹爹，倘被張綉看見多有不便哪。

曹　操　这个……

曹安民　不要听他的，他是个書呆子。

曹　操　嗳，着哇，带路！

曹　昂　去不得！

曹　操　（唱搖板）

摘烏紗換蟒袍旧日形象，

且不言征战事舒散心腸。

曹安民　走哇！（笑）哈哈哈……

曹　昂　唉！

〔三人同下。

第　十　場

〔春梅抱琴引張夫人、雷夫人、鄒氏上。

邹　氏　（唱西皮搖板）过街楼上閑散悶——

〔四人相繼上楼。

邹　氏　（接唱）

一曲瑤琴靜里听。

曹　操　（內）带路！

〔曹安民、曹昂、曹操同上。

曹　操　（唱搖板）

过大街穿小巷人烟甚广，

宛城中果秀丽紫燕双双。

耳边廂又听得琴音嘹亮——（接"小拉子"。）

〔鄒氏在楼上撫琴，琴音引动曹操抬起头来，看見鄒氏。

曹安民　叔父，快来看啊！

曹　操　嘜，看哪！（笑）哈哈哈…………—呀！（接唱）

見妇人站門楼美貌无双。

曹安民　叔父，看哪！

曹　操　嘜，看哪！（笑）哈哈哈……

邹　氏　（看見曹操）呀！（唱摇板）

看此人与老爷容貌一样，

不由我想起了奴的夫郎。

曹　操　嘜！（唱摇板）

我看她似天仙从空而降，

又好似昭君女西子王嫱；

霎时間引得我神魂飘蕩——（接"小拉子"，

看得目瞪口呆，折扇随手落地。）

曹安民　叔父，扇兒掉了。

曹　操　啊？哦，扇兒掉了。（将扇撿起。）

曹　昂　爹爹，我們回去吧！

曹　操　回去？嘜，回去，回去吧！（接唱）

回館驛定良謀我再訪姣娘。

回去吧！（欲行又不舍，回头再看一下）唉！

〔三人同下。

邹　氏　（唱摇板）

春梅带路回房往——

〔四人下楼，圓場，进門。

邹　氏　（接唱）

再与夫人叙衷腸。

張夫人
雷夫人　我等告辞了！

邹　氏　恕不远送了！

張夫人
雷夫人　（唱搖板）

辞别夫人回府往——

春　梅　送夫人。

張夫人
雷夫人　（接唱）

改日再来問安康。（接“小拉子”。）

〔張夫人、雷夫人同下。鄒氏回想曹操形象，模仿执扇，捋鬚动作，春梅見状上前作羞态，鄒氏难为情地下，春梅隨下。

第十一場

〔曹安民、曹昂、曹操同上。

曹　操　（唱西皮快板）

适才間观美人心神蕩漾，

怎能够与他人共枕同床。

曹安民　張綉送来酒宴。

曹　操　典韋营中？

曹安民　送过去了。

曹　操　好，擺下擺下！

〔三人入席。

曹安民　叔父，請哪，飲哪！

曹　操　（举杯又停）唉，寡酒难飲。

曹安民　哎呀呀，哪里是寡酒难飲哪，叔父分明是有心事在怀。

曹　操　心事却有，只恐你猜不着。

曹安民　侄兒是一猜定准。

曹　操　好，倒要看看你的才学如何？

曹安民　我的才学是好的呀。

曹　操　你且講来！

曹安民　分明在过街楼上看見那个女子，打动叔父的心了吧？

曹　操　（笑）哈哈哈……說得不錯，你可干办得来？

曹安民　說得出么，我就办得来。

曹　操　办得来？

曹安民　办得来。

曹　操　不知你用多少人馬？

曹安民　不用人馬，只用兵丁四十名，就可以办到。

曹　操　好，去至典韋营中挑选。

曹　昂　慢来！想这伤天害理之事，豈是你我父子所为，使不得！

曹安民　叔父不要听他的。

曹　操　好，快快前去！嗳，啃，不要造次呀！

曹安民　哎呀，我不敢造次呀！

曹　操　（笑）哈哈哈……

曹安民　（笑）哈哈哈……

〔曹操下，曹昂隨下。

曹安民　兵丁們走上！

四兵士　（上）有何吩咐？

曹安民　随我办公去者！

四兵士　啊。

〔四兵士隨曹安民下。

第十二場

〔春梅、鄒氏上。

邹　氏　（念）眼前触景皆愁悶，莫道无情却有情。

曹安民　（內）走！

〔曹安民領四兵士推車上。

曹安民　随我进来！（闖进。）

邹　氏　你們是哪里来的？

曹安民　搶了走！

〔众将鄒氏、春梅搶上車去，家院赶来欲救，被曹安民拦住，一脚踢倒在地。

曹安民　你好不識抬举？

〔曹安民領众反下。

家　院　哎呀且住！不知哪里来的一伙軍卒，将我家夫人与春梅搶去，我不免报与少老爷知道便了。（下。）

第十三場

〔曹安民上。

曹安民　有請叔父。

曹　操　（內）嗯哼！（反上）怎么样？

曹安民　办到了。

曹　操　办到了！好，叫她們进来。

曹安民　車輛走上。

〔四兵士送春梅、鄒氏上，隨下。

曹安民　隨我进来！

〔春梅、鄒氏隨曹安民进入。

曹安民　見过丞相！

邹　氏　參見丞相。

曹安民　叔父，嘘！（以目示意，与曹操会心一笑）哈哈哈……

曹　操　（笑）哈哈哈……算你首功一件，免差一月，加俸半年。

曹安民　多謝叔父。——哎呀，美哉喲！（得意地下。）

曹　操　美人到了，請坐。

邹　氏　有座。

曹　操　請問美人：你是何人的妻子，哪一家的宝眷哪？

邹　氏　奴家邹氏，乃張济之妻，張綉之嬸母。

曹　操　（聞言，暗惊）哎呀，我此事办錯了哇！若被張綉聞知，豈肯与我甘休，这……（想）嘜，我以錯就錯，錯

上加錯！——原来是誥命夫人，下人們不知，得罪了！

邹　氏　豈敢。

曹　操　魯莽了！

邹　氏　好說。

曹　操　冲撞了。（笑）哈哈哈……久聞你的美名，才准令侄投降，如其不然，你一家必定遭害。你可知道哇？

邹　氏　多謝丞相大恩，奴家感恩非淺。

曹　操　豈敢豈敢。

春　梅　（在旁不耐煩地咳嗽了一声）欸！

曹　操　此婢何名？

邹　氏　使女春梅。——春梅，見过丞相！

春　梅　我不去。

邹　氏　嘍，你要見过丞相！

春　梅　（拗不过，背轉身去，背手向曹操一揖）参見丞相。

曹　操　哎呀，玩皮得很。

春　梅　（学曹操語）玩皮得很！

曹　操　淘气的丫头！

春　梅　淘气的丫头！

邹　氏　天已不早，我們要回去了。

曹　操　慢来！願留同寢，料无推却！

邹　氏　我們随身衣服未曾带来。

曹　操　不妨，明日差人去取。——春梅！

春　梅　干什么？

曹　操　掌灯！

春　梅　上哪兒去呀？

曹　操　后帳飲酒。

春　梅　这兒不一样嗎？

曹　操　㜄，后帳飲酒。带路！

春　梅　（不耐煩地从桌上取灯在手）是啦。

曹　操　随我来呀！（笑）哈哈哈……

〔西皮“小开門”牌子，曹操欲出門，春梅故意以灯烤曹操鬍鬚。

曹　操　（撫鬚）唔呼呼……

〔三人圓場，进入后帳。曹操与鄒氏互相搭手。

春　梅　（放灯在桌上，回身見状，故意咳嗽）欬！

〔鄒氏羞下。

曹　操　你在这里作甚哪？

春　梅　伺候我們夫人哪。

曹　操　伺候你家夫人，用不着你了。

春　梅　有誰呀？

曹　操　喏喏喏，有我。

春　梅　有你呀，不如我伺候的周到。

曹　操　傻丫头，近前来！

春　梅　（走上前去）干什么？

曹　操　走了出去！（推春梅出帳，随手将門关上。）豈有此理！（笑）哈哈哈……（下。）

春　梅　喲，把我給推出来啦。我上哪兒去呀，我上哪兒去……

〔曹安民暗上，黑暗中摸索，手碰到春梅，一把抓住。

春　梅　哎喲，誰呀？

曹安民　你是誰呀？

春　梅　我是春梅。

曹安民　好，我是烟兒煤。跟我走吧，走吧！

〔曹安民拉春梅下。

第十四場

〔二旗牌、張綉上。

張　綉　（念）俯首依人豈是計，暫保宛城待来时。

家　院　（急上）啓禀少老爷：昨晚黄昏时候，来了一伙軍卒，将我家主母与春梅搶了去了。

張　綉　（一惊）何处的軍兵？

家　院　小人不知。

張　綉　搶往何方去了？

家　院　不知去向。

張　綉　你好胡塗，再去打探！

家　院　是。（下。）

張　綉　哎呀且住！想这城中的兵将，俱是曹操調遣，此事定是曹賊所为。我不免去至曹营打探便了。——来，备馬伺候！（唱西皮散板）

家院报不由我怒气上升，

胆大的小軍兵敢乱胡行！

叫人来带坐騎前把路引——

〔二旗牌引張綉圓場到曹营，下馬，二旗牌反下。

張　綉　（接唱）

此一番見丞相見机而行。

門上有人么？

中　軍　（反上）到此作甚？

張　綉　煩劳通禀：張綉求見丞相。

中　軍　丞相尚未起床。

張　綉　（一惊）煩劳通禀！張綉有机密大事一定要見。

中　軍　候着。——有請丞相。

曹　操　（內）嗯哼！

〔笛子"急三槍"牌子，曹操、鄒氏同上。

曹　操　（笑）哈哈哈……

中　軍　張綉求見。

曹　操　（向鄒氏示意）噓。

〔鄒氏急反下。

曹　操　何事这样大惊小怪！

中　軍　張綉求見。

曹　操　叫他进来！

中　軍　是。——張綉，丞相喚你。

張　綉　是是是。

〔張綉进入，中軍下。

張　綉　丞相在哪里？丞相在哪里？丞相在……

曹　操　嗯哼！

張　繡　張繡参見丞相。

曹　操　将軍少礼，請坐。

張　繡　謝座。丞相連日劳倦，昨晚睡臥安否？

曹　操　昨晚么，睡得倒也爽快呀！（笑）呵哈哈哈……将軍，昔年我与令叔，同升士祿，以弟兄呼之；如今，願与将軍叔侄相称……

張　繡　这个……（起疑。）

曹　操　料无推辞的了。

張　繡　嗳，願尽子侄之道。

曹　操　好，吃杯茶。

張　繡　多謝丞相。

曹　操　看茶来！

〔笛子“急三槍”牌子，春梅捧茶上，發現張繡在座，轉身急跑下。張繡見春梅側影，欲上前看，被曹操以袖擋住。

張　繡　（大惊）啊？

曹　操　（見事已敗露，急用語撫慰）啊侄兒，侄兒侄兒！

張　繡　（强作鎮定）啊，丞相。

曹　操　嘜，怎么丞相！

張　繡　哦，哦，叔父！

曹　操　嗳，着哇！（笑）哈哈哈……大丈夫識时务者方为俊杰。

張　繡　是是是。侄兒告便。

曹　操　請便。

張　繡　哎呀且住！此賊与我叔侄相称，方才又見春梅

前来献茶；昨晚之事定是曹贼所为。曹操哇，曹操！我不杀……

曹　操　啊，侄兒！

張　綉　啊，丞相。

曹　操　怎么又是丞相。

張　綉　哦哦哦，叔父！

曹　操　着哇！(笑)哈哈哈……侄兒为何背地沉吟？

張　綉　侄兒不敢。还有公务，要告辞了。

曹　操　就請料理軍务去吧！

張　綉　多謝丞相。——正是：暫且离虎口，回营定計謀。

〔張綉下。春梅、鄒氏上。

邹　氏　丞相，方才我侄兒到此何事？

曹　操　无非是探听动靜而已。

邹　氏　我侄兒行事意狠心毒，丞相要提防他暗算才好。

〔中軍暗上。

曹　操　不妨，你我搬到典韋营中去住，料然无事。——車輛走上。看衣更換！

中　軍　車輛走上。

〔曹操更衣。四兵士、車夫、曹安民、曹昂同上，曹操与鄒氏同上車，众同下。

第十五場

〔二旗牌、張綉上，賈詡、張先、雷緒、胡車等反上，

迎入。

張　綉　可恼！

賈　詡　主公为何这等着恼？

張　綉　哎呀先生哪！昨晚来了一伙兵丁，将我婶娘搶去，是我去至曹营打探，那賊与我叔侄相称，又見春梅前来献茶，昨晚之事定是曹賊所为。哎呀先生哪！曹賊欺我忒甚也！

賈　詡　請問主公，此仇报是不报？

張　綉　不共戴天之仇，焉有不报之理！

賈　詡　要报此仇却也不难，必須有一心粗胆壮之人，将典韋双戟盗来，方能成功。

張　綉　这个……

胡　車　主公！俺胡車不才，願盗典韋的双戟。

張　綉　哦，胡将軍願往么？

胡　車　願往。

張　綉　請上受我一拜。

胡　車　末将也有一拜。

張　綉　先生分派他們。

賈　詡　旗牌。

二旗牌　在。

賈　詡　請典韋过营飲宴。

旗牌甲　遵命。（下。）

賈　詡　备酒一席曹营問安。

旗牌乙　是。（下。）

賈　詡　胡車听令。

胡　車　在。

賈　詡　命你扮作馬夫模样，在帳外压馬；然后混到典章营中，盗他的双戟、盔鎧，到手之后，将觱篥吹起，引动我軍，不得有悞！

胡　車　得令。（下。）

賈　詡　張雷二将。

張　先 雷　緒　在。

賈　詡　两廊埋伏，看我的眼色行事。

張　先 雷　緒　遵命。（同下。）

旗牌甲　（上）典将軍到。

張　綉 賈　詡　有請。

旗牌甲　有請。

〔吹打，四兵士、典章上，四兵士反下。張綉、賈詡出迎。

典　章　張将軍。

張　綉 賈　詡　（同时）典将軍。（迎典章进帳，入座。）

張　綉　将軍駕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典　章　豈敢。某家来得卤莽，将軍、参謀海涵。

張　綉 賈　詡　豈敢。

典　章　相邀某家为了何事？

張　綉　特备水酒，与将軍暢飲一回。

典　韋　到此就要討扰。

張　綉　酒宴摆下！

〔吹打，同入席飲酒。

典　韋　将軍、参謀請。

張　綉
賈　詡　請。

〔“急急風”，胡車上，“趟馬”。

胡　車　呔，馬来！

〔胡車策馬下，內馬嘶声。

典　韋　啊？哪里有馬吼之声？

張　綉　此乃馬夫压馬。

典　韋　喚他轉来。

張　綉　馬夫轉来！

旗　牌　馬夫轉来！

〔胡車拉馬反上。

典　韋　（看馬）此馬身軀高大，足下未必能快。

張　綉　快得很哪。

典　韋　如此，带过来，某家乘騎！

張　綉　带馬，带馬！

〔胡車順馬，典韋上馬。

典　韋　唷！

〔胡車拉繮，引典韋下。

張　綉　典韋上得馬去，人高馬大，眞乃是虎将也！

賈　詡　可惜悞投其主。

張　綉　悞投其主呀！

〔"水底魚"，胡車引典韋上，典韋下馬。

典　韋　（看馬）好馬呀，好馬！

張　綉　将軍連誇好馬，敢有爱馬之意么？

典　韋　你我身为武将，临陣交鋒全憑跨下坐騎；今見此馬焉有不爱之理！

張　綉　如此，就送与将軍了。

典　韋　送与某家了？当面謝过。

張　綉　豈敢。

賈　詡　此馬生得劣性，就連馬童也送与将軍了。

典　韋　哦，馬童也送过营去？多謝了，告辞。

張　綉　且慢！大将得馬乃是一樁喜事，必須要暢飲一回。

賈　詡　要暢飲一回。

典　韋　还要飲酒？

張　綉　还要飲酒。

典　韋　馬童！

胡　車　在。

典　韋　将馬拴在营外，少时回营还要乘騎！

胡　車　啊。（牽馬反下。）

典　韋　拿酒来！

張　綉　酒宴擺下！

〔吹打，旗牌备酒，搬上大酒罈，倒酒。

典　韋　将軍、参謀請！

張　綉
賈　詡　請。

〔"急三槍"牌子，同飲酒。

張　綉　将軍往日飲酒，多大海量？

典　韋　某一醉方休。

張　綉　眞乃海量。——来，大杯伺候！

典　韋　討扰了。

〔西皮"小开門"牌子，旗牌以大杯倒酒。

典　韋　請。（飲酒）干。

張　綉　待綉把敬三杯。

典　韋　扰你三杯。（飲酒。）

賈　詡　参謀也要把敬三杯。

典　韋　也扰你三杯。（飲酒　嘔吐）唔……

張　綉　典将軍再飲几杯。

典　韋　唔……酒已够了，告辞了。

張　綉　奉送。

〔典韋醉步蹒跚，胡車拉馬上，張綉上前欲扶典韋。

典　韋　啊，这作什么？

張　綉　将軍酒醉，搀扶将軍上馬。

典　韋　不用！

張　綉　不用。（向賈詡会心点头。）

賈　詡　不用。

張　綉　将軍酒醉，騎不得馬了。

賈　詡　車輛伺候。

〔四兵士推車上，典韋上車，同下，胡車隨下。

張　綉　且住！看典韋酒醉，今晚动起手来。正是：

滿江撒下青絲網，

賈　詡　哪怕魚兒不上鈎。

〔二人同下。

第十六場

〔“急三槍”牌子接吹打，四兵士、典韋上，典韋下車，进入，卸去盔甲，放在桌上。四兵士分下，典韋醉步入帳里。起更，胡車“走边”上。

胡　車　（念）先生韜略計好，主公胸中智高；

昨晚压馬逞英豪，要把双戟来盜。

奉了主公之命，盜取典韋的双戟。看天色不早就此走遭也。

〔“水底魚”，圓場，躡步进帳，欲上前盜取帳上所挂双戟。

典　韋　（帳內喊）馬童。

胡　車　（惊，急应）在。

典　韋　看茶来！

胡　車　啊。（取茶）茶到。（将茶遞进帳去，趁隙又欲取戟。）

典　韋　打杯。

胡　車　啊。（接杯后，听典韋已入睡）且住！典韋酒醉，待

俺动起手来。

〔胡車自帳上取下一戟，覚很重，扛在肩上"走矮子"送出帳外放在車上，返身再取另一戟，扛出帳外，再进帳取盔，扛出。

胡　車　且住！双戟到手，待俺将觱篥吹起。（自腰間摘下觱篥，狂吹。推車"走矮子"下。）

〔張綉执令旗，領二兵士、張先、雷緒上，过場下。

典　韋　（惊起，出帳，又聞喊声四起，轉身欲取双戟不見）且住！双戟不見，我命休矣！

〔張綉上，与典韋交战，張綉下，胡車上，接战，胡車下，二兵士、張先、雷緒上，張綉上，提槍向典韋刺去。

張　綉　看槍！

典　韋　哎呀！（被刺死。）

〔張綉等人同下。

第十七場

〔曹操、鄒氏、春梅、曹昂同逃上，曹安民追上。

曹安民　报。

曹　操　又报何事啊？

曹安民　張綉反了。

曹　操　不妨，叫典韋出馬。

曹安民　典韋他死了哇。

曹　操　（大惊）死了么！哎呀！

〔內喊声，曹操拉鄒氏、春梅、曹昂、曹安民急逃，跑圓場下，曹安民落后。

〔二兵士、張先、雷緒、張綉上，張綉刺死曹安民，領众再追下。

〔四軍士、夏侯惇、于禁、曹洪、曹仁、李典、乐进引許褚上，过場下。

〔曹昂、曹操、鄒氏、春梅同拉上。曹操一交跌在地上。

曹　操　哎呀，唔呼呼……哎呀，快快搀我起来，快快搀我起来！

〔曹昂扶起曹操。

曹　操　哎呀，哎呀！好跑啊，好跑啊！（看）兒啊，你哥哥呢？

曹　昂　被張綉刺死了。

曹　操　刺死了？

曹　昂　刺死了。

曹　操　咳！（哭）兒呀……

邹　氏　（哭）喂呀……

曹　操　（回头看見鄒氏，又轉悲为喜）哼哈哈哈……

曹　昂　爹爹为何發笑？

曹　操　我笑的張綉不会用兵，若是老夫用兵，此地埋伏一标軍馬，我父子的性命休矣！

〔內擂鼓。

曹　操　（聞声大惊）哎呀，哎呀！

〔許褚等八上。

許　褚　丞相。

曹　操　哦！（抬头見是众將）哦，你們都来了。

許　褚　都来了。

曹　操　好好，速速备馬！备馬！

邹　氏　（哭）喂呀……

曹　操　呃，呃。

許　褚　这是何人？

曹　操　这，呃，这是張济之妻，張綉之嬸母。速备良馬二騎，与她們乘騎。

許　褚　喽！軍中不带家眷哪！

曹　操　呃，这……这便如何是好！这……

〔內擂鼓声。

許　褚　張綉他杀来了。

曹　操　哎呀！

〔鄒氏拉曹操衣襟，被曹操甩开，許褚扶曹操上馬，与众將同逃下。

〔張綉率众上，刺死春梅。

〔"快風入松"牌子，張綉提槍逼刺鄒氏，圓場，鄒氏起"烏龙絞柱"，最后，被張綉一槍刺死。

張　綉　众將官。

众　　　啊。

張　綉　速速追赶！

众　　　啊。

〔"尾声"牌子，众同下。

—剧終

打侄上坟

前　記

陈大官自幼父母双亡，依賴叔父陈伯愚撫养長大，因誤入歧途，与叔父分家后，淪为乞丐。

一年，干旱成灾，陈伯愚放粮賑济灾民，大官也来領粮，伯愚恨他不知上进，将他痛打。陈安人聞声赶来劝阻，并暗助銀錢，命大官走去。

大官痛悔之下，在清明节到坟地哭祭父母，时伯愚夫妇也来祭扫，見坟前有殘余紙灰，方知大官还未忘亲，深受感动，遂将他带回家中，自此，大官痛改前非，發奋上进。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本。

剧中人物

張公道(丑)　　六小孩　　陈　志(生)
陈伯愚(生)　　陈大官(小生)　　陳安人(老旦)
朱　参(丑)①

第　一　場

張公道　(內)嗯哼！(上，念)
　　家和意也和，买卖奈如何。
　　若得一子孝，何須兒女多！
小老兒張公道，只因兒子們甚多，难以度日，聞得陈員外开倉放粮，不免将兒子們喚出前去領粮。——啊，兒子們哪里！

六小孩　(內)来了。(上，念)
　　忽听爹爹喚，忙步到跟前。

注：(1)張公道、朱参两个人物，傳統的演法是由同一个演員先后兼扮的。又六小孩在舞台上实际只上四人，其中二人各抱一小孩(即"喜神")，共为六个小孩。

参見爹爹！

張公道　罢了罢了！

众　　　有何吩咐？

張公道　只因陈員外开倉放粮，你們随我前去領粮。

众　　　遵命。

張公道　好好好，拿着口袋。——随我走，随我走。将門带上。（圓場，念）

　　　　一去二三里，

众　　　烟村四五家。

張公道　亭台六七座。

众　　　羊肉熬冬瓜。

張公道　嘍，什么羊肉熬冬瓜。八九十枝花。

众　　　哦，八九十枝花。

張公道　只曉得吃啊！——来此已是，在此等候。——門上哪位大叔在？

陈　志　（上，念）堂前挂古画，还是旧家風。——哪一位？

張公道　哦，陈志哥。

陈　志　原来是公道兄。到此何事？

張公道　員外可在家中？

陈　志　現在家中。

張公道　説我要見。

陈　志　在此少等。

張公道　有劳了。

陈　志　有請員外。

陈伯愚　（內）嗯噴！

陈伯愚　（上，念）

向阳門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何事？

陈　志　張公道求見。

陈伯愚　説我出迎。

陈　志　員外出迎。

張公道　員外在哪里？員外在……哦，員外！

陈伯愚　公道兒。請进，

張公道　是是是。（向众孩兒）随我进来，随我进来。

〔六小孩同进。

陈伯愚　公道兒請坐。

張公道　有座。——过来，过来，見过員外。

众　　　参見員外。

陈伯愚　罢了。——这是誰家的孩童？

張公道　員外是我的兒子啊。

陈伯愚　哽！怎样講話。

張公道　不是噢，他們是我的兒子。

陈伯愚　陈志，領他們下面用飯！

陈　志　是。——随我下面用飯。（領众小孩下。）

陈伯愚　公道兒，今年多大年紀？

張公道　三十五岁了。

陈伯愚　哦，三十五岁就有許多的孩兒？

張公道　咳，穷人子孙多。

陈伯愚　好造化。

張公道　哎呀，要吃要喝难办得很啰！

陈伯愚　好福气。

張公道　取笑了！

〔陈志引众小孩上。

众小孩　謝員外的飯。

陈伯愚　不用謝了。——公道兄，买卖可好哇？

張公道　馱船装太阳。

陈伯愚　此話怎講？

張公道　无非渡（度）日而已！

陈伯愚　度日就好。到此何事？

張公道　聞得員外开倉放粮，特地前来領取粮米。

陈伯愚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取八人的口粮，棉布二匹。

陈　志　是。

張公道　慢来慢来！啊，員外，必須取十人的口粮。

陈伯愚　連你夫妻在內不过八人，何用十人口粮啊？

張公道　实不相瞞，我那賤內，又要临盆了。

陈伯愚　不过九口。

張公道　她是伏地羊羔子，一胎么，就是两个。

陈伯愚　未必吧！

張公道　一定哪！

陈伯愚　一定？

張公道　（笑）哈哈……取笑了取笑了。

陈伯愚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取十人的口粮，棉布二匹。

陈　志　是。

〔陈志将粮、布交与一小孩。

張公道　你們先拿了回去，我与員外講話。

众　　　是。

張公道　不要打架，原道而回。

〔六小孩下。

張公道　請問員外，你有几位令郎公子？

陈伯愚　我么……（搖手）咳！

張公道　喂，陈志哥，請过来。

陈　志　公道兄，做什么？

張公道　我問道，員外公有多少令郎公子，員外……（作搖手状）莫非他有五个？

陈　志　我家員外，乃是乏嗣无后。

張公道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会无有兒子？

陈　志　无有兒子。

張公道　哎呀，奇怪了，奇怪了。嗯，我倒要奉承他几句。——啊員外，有道是：枯竹林中生嫩笋，老牛栏內产麒麟，員外积得阴功到，自有貴子降陈門。

陈伯愚　痴心哪。

張公道　一定哪。

陈伯愚　妄想。

張公道　有准哪。

陈伯愚
張公道　（同笑）哈哈……

張公道　我要告辞了。

陈伯愚　陈志代送。

陈　志　送公道兄。

張公道　啊，陈志哥。

陈　志　公道兄。

張公道　你有几位令郎公子啊？

陈　志　唉！我也是无有兒子啊。

張公道　哎，怎么，你也是无有兒子？哎！你这人說謊話了。

陈　志　怎么？

張公道　你这臉上带着有兒子的相貌啊。

陈　志　哎呀，看得出？

張公道　你看哪！

陈　志　哎！

張公道　你的耳朵小，有道是“耳(尔)小生八九子”啊。

陈　志　嘜，此乃是一句古詩啊。

張公道　古詩啊！哎呀呀，取笑了，取笑了！嘿嘿……（笑下。）

陈伯愚　張公道也不知带領誰家的孩兒，前来冒領糧米？

陈　志　乃是他自己亲生的兒子。

陈伯愚　他三十五岁就有許多的孩童？

陈　志　乃是他祖上阴功积下来的。

陈伯愚　怎么？这是他祖上阴功积得来的嗎？……咳！陈門中祖先哪！（唱西皮快三眼）

張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

陈伯愚年半百无有后苗。

为兒女我也曾朝山拜庙，

为兒女我也曾补路修桥。

怕将来老天爷无有果报，

眼睜睜有何人去把紙燒！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緊閉倉門！（下。）

陈　志　是。（下。）

第　二　場

〔陈大官“嘎吧”上。

陈大官　（念）貧居鬧市无人問。富在深山有远亲。卑人陈大官。不幸七岁父母双亡，多蒙叔父撫养八載。一十五岁身为黌門秀才。唉！是我不好，我不該听信

学友之言，回到家来，与我叔父朝吵暮鬧，定要分門另住。是我叔父被我吵鬧不过，只得将我亲娘舅請到家来，将那上等家私平分我一半。咳！又是我不好，我不該在外面晝賭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費，失却功名，只落得乞……乞討之中了……啊……（哭）聞得我叔父开倉放粮，不免前去領些粮米，也好糊口。（圓場）咳！大官生来命运低，失却功名被人欺。大街小巷人取笑。（頓足）咏！咳！不怨旁人怨自己。——到了。（吞吞吐吐地）門上有人嗎？

陈　志　（上）是哪一位？

〔陈志出門，陈大官自慚形穢，返身走去，被陈志拉回。

陈　志　你不是大相公嗎？

陈大官　哎，哎，是我啊！陈志！

陈　志　你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哪？

陈大官　陈志啊，再也不要提起，是我在外面晝賭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費，只落得乞討之中……了……哇！（哭。）

陈　志　到此作甚？

陈大官　聞得我叔父开倉放粮，特地前来領些粮米，也好糊口哇！（哭。）

陈　志　在此少等。

陈大官　（低声）陈志！你去通禀哪？

陈　志　是啊。

陈大官　我叔父若是喜在那里，你将手一招，我就来了。

陈　志　若是恼在那里呢？

陈大官　哎呀，若是恼在那里啊……有了，你把手一丢，我就是一溜哇！

陈　志　我記下了。——有請員外。

陈伯愚　（持書上）何事？

陈　志　大相公来了。

陈伯愚　哪个大相公？

陈　志　大官大相公。

陈伯愚　哦，大官兒来了，叫他进来。

陈　志　是。——（举手）喂！

陈大官　哎呀！糟子糟了……！（返身要走。）

〔陈志拉陈大官回来。

陈大官　我不敢进去啊，我不敢进去啊！

陈　志　（拉住陈大官）哎，你怎么溜了哇？

陈大官　嘍，我也曾对你講过，你把手一丢，我就是一溜啊！

陈　志　哎！我的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你怎么就溜了哇？

陈大官　哦，你把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呀？哎呀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哪！如此說来，我叔父是喜在那里啊？

陈　志　喜在那里。

陈大官　（挺胸揚面）陈志。

陈　志　有。

陈大官　带路！

陈　志　是。

陈大官　（抬腿欲进門，腿顫抖）哎呀，不……不好哇！我正要进去，它……它就哆嗦起来了！（向腿說）不要哆嗦，放大了胆，你不要哆嗦啊，不要害怕，有你大相公与你作主！大……大胆地进去！（进門）叔父在上，侄兒拜揖。

陈伯愚　（边看書边問話）罢了。兒啊，你可好哇？

陈大官　我好，我好，叔父可好？

陈伯愚　我也好，几載未見，不知兒的光景如何？（抬头望，見状大惊，手中書不觉落在地上）你你……你是陈大官？

陈大官　陈陈……陈大官。

陈伯愚　你是陈敏生？

陈大官　陈……陈敏生。

陈伯愚　为何落得这般的光景哪？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侄兒在外边不習正道，吃喝嫖賭，浪蕩……（見陈志搖手示意，即住口。）

陈伯愚　講啊！（向陈志）下站！

陈　志　哦！

陈伯愚　講来！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侄兒在外边不習正道，吃喝嫖賭，浪蕩……

陈伯愚　（向陈志）下站！你你……快快的講来！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侄兒在外面不習正道，吃喝嫖賭，浪蕩逍遙，晝賭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費，只落得乞……討之中了！（哭。）

陈伯愚　哦！怎么？兒在外面，吃喝嫖賭，浪蕩逍遙，将一份家財花費，只落得这这这乞討了！（气極，冷笑）哈哈，喝喝！啊喝喝喝……兒既然落到这般光景，不在外面乞討，来到为叔的家中作甚哪？

陈大官　聞得叔父开倉放粮，特地前来領些粮米，也好糊口哇……（哭。）

陈伯愚　（沉痛地）好哇，为叔的开倉放粮，别人有粮，难道亲生的侄兒就无有粮了么！有哇！

陈大官　多謝叔父。

陈伯愚　你近前来，有哇，近前来，（見陈志向前欲劝）下站！——近前来！（見陈志又向前）与我下站！（上前揪住大官）兒是陈大官？

陈大官　陈……陈大官。

陈伯愚　陈敏生？

陈大官　陈……陈敏生。

陈伯愚　好奴才！（打陈大官咀巴，隨手拿起家法打陈大官。）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哭，唱西皮散板）

叔父不必怒气生，

侄兒言来听分明：（接"哭头"）

不看僧面看佛面，叔父啊！

必須要念在兒的二老双亲。

陈伯愚　奴才！（唱散板）

提起了兒爹娘要掌兒的咀，

陈門中出了你这不孝人！

这样的奴才終何用！（打陈大官踤三个屁股

座子，倒地暈去）

活活打死你这敗家的根！（坐下生气。）

安　人　（上，唱搖板）

前堂为何放悲声，

見了員外問分明。

啊員外，在此拷打誰家的孩兒？

陈伯愚　誰家的孩兒叫我拷打！你自己去看哪！

安　人　原来是陈大官。

陈伯愚　好个陈大官！

安　人　陈敏生。

陈伯愚　好个陈敏生！

安　人　啊員外，你打他少娘无父的孩兒作甚哪？

陈伯愚　啊？他少娘无父，难道說还欺压他不成么？

安　人　不，不是喲！你打他我心痛哪！（哭。）

陈伯愚　呀呸！象这样的孩兒你与我养上几个，那时我

打他，你再心痛！不看在半百夫妻之份，定要掌咀！

安　人　大官兒呀……（哭。）

陈伯愚　哎，我不許你哭！

陈　志　大相公呀……（哭。）

陈伯愚　哎，我不許你嚎！我看你們哪个大胆的（自已也不禁哭起来）敢哭啊……陈大官哪，小奴才！曾記得兒爹娘染病在床，将我二老喚到床前，叫道：兄弟呀，弟妇！我二老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只有大官兒年小，必須教管成人！我那兄嫂說罢此話，就双双的一場大梦！（拭泪）那时兒将将的七岁，送到南学攻書，一十五岁身入黌門，是何等的僥倖哪！兒不該在外面听信旁人言語，回到家来，与为叔的朝吵暮鬧；鬧起情由，兒要分居另过，为叔的本当不分，又恐旁人道我以大压小，以叔压侄；万般无奈，将兒的娘舅請到家中，将这上等的家財就平分兒一半！兒就該發奋攻書，力圖上进的才是，怎么，兒在外面晝賭夜游，蕩尽家財，失却功名，只落得这……乞討了！——安人！

安　人　員外。

陈伯愚　大官兒多大了？

安　人　二十一岁了。

陈伯愚　呀呀呸！二十一岁还是什么小孩子嗎！（叫头）陈門中祖先哪！也不知哪輩为官，顚倒民詞，生下了这样敗家的子侄！怎不气……气……（欲进內。）

安　人　哎呀！員外請轉，員外請轉！大官兒他气絕了哇！

陈伯愚　（吃惊）啊？（至此，又有些悔意，慌乱中伸手去摸大官的咀，尙有呼吸）哎呀！——嘍呀！（念）

你非愚呆并哑聾，不該敗坏我門庭；

叔侄好比黃粱梦啊，你是誰来我何人！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这奴才若是醒来，就与我轟啊，与我赶，赶了出去。（下。）

安　人　将大相公喚醒！

陈　志　大相公，大相公醒来！

陈大官　（漸苏醒）嘤！（唱小倒板）

适才叔父来教訓，

哎呀，嬸母啊……（哭，唱搖板）

怎不叫兒痛伤情！

嬸母，搭救孩兒啊……（哭。）

安　人　你在外面不务正道，难怪你叔父打罵于你呀！

陈大官　嬸母搭救孩兒吧！

安　人　那个自然。——陈志。

陈　志　有。

安　人　取两封銀子过来。

陈　志　两大封，两小封？

陈大官　嗯，自然是两大封啊。

〔陈志取两封銀子，交与陈大官。

安　人　拿定銀两，速速求取功名要紧哪！

陈大官　多謝嬸母！（唱搖板）

謝过嬸母賞紋銀，

来生犬馬当报恩！

辞别嬸母出門庭——

陈　志　大相公請轉！

陈大官　（接唱）

又听陈志喚一声。

陈志！你喚我回来作什么呀？（有些尷尬。）

陈　志　我这里有一茶之敬，大相公你吃杯茶吧！

陈大官　哎，我乃一主，你乃一仆，我焉能要你的銀子啊！

陈　志　莫非嫌輕？

陈大官　愧領了！（唱搖板）

如今事兒顛倒顛，

仆人倒比主人賢；

陈大官日后有好处——

陈志哥！（接唱）

一重恩当报九重又

〔陈伯愚內咳嗽。

陈　志　員外来了，員外来了！

〔陈大官聞言跑下。陈伯愚上。

陈伯愚　（唱西皮原板）

老来无子甚悲慘，

陈門中出了个不肖兒男。

一步兒来在前厅院——

安　人　（唱“哭头”）

陈大官，陈敏生，啊……！大官兒啊！

陈伯愚　（接唱）

見安人只哭得珠泪不干！

安　人　員外請坐。

陈伯愚　有座。（看望。）

安　人　員外，看什么？

陈伯愚　大官兒哪里去了？

安　人　已然走去了啊！

陈伯愚　走去了？

安　人　正是。

陈伯愚　你，你可把什么东西与他呀？

安　人　不曾把什么与他呀！

陈伯愚　哎呀呀！偌大年紀，不会办事！——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你可把什么与大相公嗎？

陈　志　也未曾把他什么。

陈伯愚　哎呀呀！叫他轉来！

陈　志　是是是。——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去远了。

陈伯愚　唉！这个奴才有兴而来，

安　人　无兴而归呀！

陈伯愚　咳！

安　人　員外，只顧与大官兒吵閙，忘了一件大事。

陈伯愚　什么大事？

安　人　今乃清明佳节，你我二老何不上坟祭扫。

陈伯愚　不是安人提起，我倒忘怀了。——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准备祭礼，坟塋去者！

陈　志　遵命。（下。）

陈伯愚　（唱原板）

可惜了陈大官青春年少，

安　人　（接唱）

恨奴才在外面浪蕩逍遥。

陈伯愚　（接唱）

怕的是到后来你我的大限来到，

安　人　（接唱）

我二老坟前誰把紙燒！

陈伯愚　（唱“哭头”）

陈大官！

安　人　（接唱）

陈敏生！

陈伯愚
安　人　（同唱）

啊……

陈伯愚　（接唱）

大官兒啊！

〔同下。

第 三 場

〔陈大官慌慌張張走上。

陈大官 （唱西皮快板）

时不济来运不通，

竹籃打水落場空。

唉！我眞眞的倒运哪，昨日我嬸母贈我两大封銀子，夜宿古庙之中，又被那狠心的賊子偷了去了！哎呀呀，我眞眞的倒运哪！今当清明佳节，是我在街市上叫化了几文銅錢，打了几陌燒紙，不免与我爹娘上坟便了！唉！我眞眞的倒运哪！（圓場）两大封銀子，不是少啊！唉！（京白）小二百塊錢都沒了！——到了。——朱参，嗳，朱参。

朱　参 （上，念）我名叫朱参，与人看坟院；开开門来看——

陈大官 朱参。

朱　参 （接念）原来是陈大官。

陈大官 哇，哇，又一个哇！

朱　参 哪儿来这么三哇啊。

陈大官 陈大官也是你这个狗才叫的嗎？啊，也是你这个奴才叫的嗎？甚嗎东西！

朱　参 我不叫陈大官，我叫你什么呀？

陈大官 要叫大相公。

朱　参　哇，哇，哇。我照样还你三哇。

陈大官　甚嗎东西！

朱　参　什么，大相公？想当初大員外活着的时候，你是这样兒嗎？也是前頂馬，后跟驢兒，那么些人陪着你，我看在銀錢的份上，叫你一声大相公！

陈大官　势利的小人！

朱　参　今天你都卖了零碎綢子啦，我还叫你大相公啊！干脆，还是陈大官。

陈大官　大相公。

朱　参　陈大官！

陈大官　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

朱　参　相公，也是穷相公！

陈大官　唉！

朱　参　哎，你干什么来啦？

陈大官　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朱　参　上坟？你还有坟哪？

陈大官　啊？我人穷罢了，我的坟都沒有了嗎？啊？坟都沒有了。啊？甚嗎东西！

朱　参　別着急啊！我說你啊，有倆錢兒垫补着花得啦，活着不孝，死了不是瞎掰嗎！

陈大官　放屁！

朱　参　这股子味兒。

陈大官　带路！

朱　参　呦呦！带鹿（路）啊！留神仙鶴吧！还带路

哪！跟我进来！

陈大官　唉！（念）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朱　参　哎哎，少說廢話行不行？

陈大官　（接念）

箭出知長短，人面識高低。

朱　参　我說你还有完沒完？碎咀子！

陈大官　朱参哪，我爹娘坟墓倒底在哪里啊？还到得了到不了哇？

朱　参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地方是大的，坟头兒是多的，我得找到啦，这要是錯上了坟，是鬧着玩兒的嗎？

陈大官　胡說！倒底在哪里啊？

朱　参　我給你找找！这个就是。

陈大官　就是这个啊？

朱　参　就是这个，瞧瞧！

陈大官　（見坟，惊叫）唔，唔！

朱　参　你怎么直学油葫蘆叫喚哪？

陈大官　哎，朱参哪！

朱　参　啊。

陈大官　你看这上面，这旁一个大窟洞，那旁一个小窟洞，（京白）为何有許多的窟（念“哭”）窿啊？

朱　参　窟窿啊，这是風水！

陈大官　哦，風水啊！

朱　参　这里头出蘆花長虫、白屎格螂，才积得你这样

的子嗣哪。

陈大官　哈哈！你这个奴才，吃着我家的，喝着我家的，你所管何事啊！（欲打朱参。）

朱　参　（拦住大官）得，得啦！張手就打人哪？誰吃你的啦，誰喝你的啦？这会兒我們吃的是二員外的，吃你的干什么！張手打人哪！

陈大官　倒是这个奴才講的是。——朱参。

朱　参　干什么？

陈大官　我与你借样东西吧！

朱　参　还借东西哪！借什么？

陈大官　鉄鍬头。（故意說得含混不清。）

朱　参　啊？

陈大官　鉄鍬头。

朱　参　你好好兒說行不行啊？

陈大官　鉄鍬头。

朱　参　說不上来你是孙子！

陈大官　（京白）鉄鍬！

朱　参　这你怎么說上来啦！

陈大官　（京白）你駡人嘛！

朱　参　（取鍬）鍬！拿去！給你鍬！（扔鍬在地。）

陈大官　（急抬腿，撫摸）哎喲！

朱　参　怎么啦？怎么啦？

陈大官　哎喲，砸了我的連疮腿了！

朱　参　眞能做工，鉄鍬掉在这兒，会砸了你的連疮腿

啦！

〔陈大官捡起鍬，剷土填补坟头，拍打。

朱　参　（在一旁看着）看坟的不發愁了，有了后了！

陈大官　我这是替你呀！

朱　参　我不希罕！拍結实点兒，留神裂嘍。

陈大官　（京白）我也給你鍬！（把鍬向朱参扔去，鍬落在地。）

朱　参　（故意也抬腿）哎呀！

陈大官　（京白）怎么样？

朱　参　沒砸着。

陈大官　（京白）你也挨駡。——朱参，我再与你借样东西吧！

朱　参　揀有的說吧。

陈大官　紙撮。（含混不清。）

朱　参　什么？

陈大官　紙撮。

朱　参　什么？

陈大官　紙撮。

朱　参　我說你又找挨駡是怎么着？

陈大官　（京白）火紙媒兒。

朱　参　要火紙媒兒干什么？

陈大官　你拿去吧！

〔朱参取出火紙媒，把有火的一头遞向陈大官。

陈大官　你这是怎样的递法呀？

朱　参　（調过头来，遞出）这有个吉祥話兒。这头兒不着，这头兒着。

〔陈大官焚化燒紙。

朱　参　怎么着，要放火是怎么着？

陈大官　不放火。

朱　参　不放火，留点兒神！

〔陈大官从腰中取出一个小炮竹。

朱　参　这是干什么？

陈大官　放个炮竹，崩崩我的晦气呀！

朱　参　崩崩你的穷气吧！

〔陈大官把炮竹立在地上，小心地点燃。

朱　参　（故意吓唬）着嘍！

陈大官　（一惊）啊？——甚嗎东西！

〔陈大官点完急退避，少待，炮竹不响，小心上前撿起，看。

陈大官　唉！我人穷罢了，連放炮都不响了。

朱　参　是啊，明兒你放屁还不臭了哪！

陈大官　我叔父到来，速报我知呀。

朱　参　快点兒，快点兒啊！（下。）

陈大官　爹娘啊！（哭，唱搖板）

爹娘与兒多照应，（哭头）

爹娘啊！

保佑着你孩兒及早成名。

爹娘啊！（哭。）

朱　参　（上）二員外来啦，二員外来啦！

陈大官　（大惊）啊？

〔陈大官慌乱中向前欲跑，朱参左右拦住。

朱　参　（指下場門）那边兒，那边兒。

〔朱参、陈大官同跑下。

〔陈伯愚、陈安人，陈志上。

陈伯愚　（唱原板）

艳阴天气正清明，

安　人　（接唱）

家家戶戶上坟塋。（同拜坟。）

陈伯愚　（接唱）

拜罢了祖先爷站立不稳，

安　人　（接唱）

上前去攙扶年迈之人。

朱　参　（换長衣上）参見員外、安人。

陈伯愚　罢了。——将祭礼賞与朱参。

陈　志　賞与你了。

朱　参　多謝員外，多謝安人。

陈伯愚　不必謝了。

朱　参　（向陈志）大叔，多謝。（下。）

安　人　啊員外，你我到坟前游玩一番如何？

陈伯愚　年年如此，无有例外……

安　人　只恐来年，有你无我啊。

陈伯愚　哎，有你无我。

安　人　有你无我。

陈伯愚　一样。

安　人　一样啊！

陈伯愚
安　人　（同笑）哈哈……

陈伯愚　啊，安人，你看这青的？

安　人　是松。

陈伯愚　綠的？

安　人　是柏。

陈伯愚　松柏常青。

安　人　車馬来临。

陈伯愚
安　人　（同笑）啊，哈哈……

安　人　啊員外，你看大員外坟前，何人与他上坟来了？

陈伯愚　你我二老不与他上坟，还有哪一个啊？

安　人　你看哪，紙錢灰还未散呢！

陈伯愚　（看）是啊。喚朱爹！

安　人　喚朱爹。

陈　志　朱爹快来。

朱　爹　（上）来了，来了。

陈　志　員外喚你。

陈伯愚　朱爹，大員外的坟，哪个上过了？

朱　爹　沒有人上过啊！

陈伯愚　紙錢灰还未散呢！

朱　参　不是啊，今兒是清明佳节，上坟的人多，八成兒許錯上了坟了。

陈伯愚　若是不講，与我掌咀！

朱　参　哎，哎，别介别介，陈大官来了！

陈伯愚　奴才，陈大官也是你这奴才叫的嗎？

朱　参　不是，員外，您問的急，我答的快，我把叔字給落（念辣）下了！是我一个人兒的大官叔来了。

陈伯愚　哼！叫他前来。

朱　参　是。——（向內喊）唔！大官叔，唔，大官叔，唔！

陈大官　（內）唔！

朱　参　唔！大官叔！

〔陈大官上。

朱　参　員外叫你哪！

陈大官　哎呀！（京白）你呀，就告訴我沒来！（下。）

朱　参　員外，我大官叔說他沒来！

陈伯愚　不象話。

朱　参　是不象話。——唔！大官叔！

陈大官　（內）唔！

朱　参　叔，唔！

陈大官　（上）唔！

朱　参　唔！你去吧！你去吧！（推陈大官，陈大官向前扑跪在地。）

陈伯愚　（向朱参）你这奴才，为何将他推倒塵埃？

朱　参　不是。他眼神兒不好，讓坟头兒跸了个跟斗。

陈伯愚　哼，滚了下去。

朱　参　是。（下。）

陈伯愚　哎呀兒啊！为叔打了你几下，莫非前来偷盗树木来了嗎？

陈大官　哎呀叔父啊！侄兒怎敢前来偷盗树木，今当清明佳节，是孩兒在街市上叫化了几文銅錢，打了几陌燒紙，与我爹娘上坟来了哇！（哭。）

陈伯愚　哎呀安人哪！

安　人　員外。

陈伯愚　你我二老百年之后，只恐他就不来了！

陈大官　叔父、嬸母！等你二老百年之后，侄兒也要前来燒錢化紙。兒此去靠山澗下死，遇河水內亡，兒是再也不来了……哇！（哭。）

陈伯愚　哎呀兒啊！（上前欲拉大官，大官吓得后退，唱散板）

大官兒說出了伤心話，

安　人　（接唱）

倒叫二老泪如麻。

看大官兒回心轉意，不如拜在你我膝下，員外意下如何？

陈伯愚　但憑安人。

安　人　待我向前。——啊侄兒！你叔父有意收你作为

一子，还不向前拜过！

陈大官　如此爹娘請上，受孩兒一拜呀！（唱摇板）

叔父是兒亲生父，

嬸母就是老娘亲。

（京白）实授大相公，恢复原任。

陈伯愚　陈志。

陈　志　有。

陈伯愚　回去取衣帽与你大相公！

陈　志　是。

陈大官　陈志啊，做甚么去啊？

陈　志　取衣帽去啊。

陈大官　（京白）我可要那好的。

陈　志　我知道了。（下。）

陈伯愚
安　人　（同）正是：

陈伯愚　（念）我兒改邪归了正，

安　人　（念）莫学浪子慌了心。

陈伯愚　（念）敗子回头金不换。

陈大官　（念）知过必改学好人。

陈伯愚　回去吧！（笑）哈哈……（欲下。）

〔陈大官心里害怕，畏縮不前。

安　人　員外請轉，員外請轉。

陈伯愚　何事？

安　人　大官兒他不回去了。

陈伯愚　却是为何？

安　人　怕你打駡与他。

陈伯愚　安人先行。

〔陈安人下。陈伯愚上前欲拉陈大官。

陈大官　哎呦，打不起了啊！

陈伯愚　从今以后，为父有口不来駡你，有手不来打你，只要兒發奋攻書，力圖上进，为父一份家財，由兒执掌，成人也在你，这不成人也在你了。

陈大官　爹爹！从今以后，有口不来駡我，有手不来打我，只要我發奋攻書，力圖上进，将这上等家私，統归我执掌，这成人也在我，这不成人也在我。哎呀叔父呀！有道是：爹娘打駡終何用，成人还要（京白）我自成人。

陈伯愚　好哇！好一个成人还要兒自成人！随为父回家去吧！

陈大官　哈哈……（手摸心口，紧皺眉）哎喲！

陈伯愚　兒呀，怎么样了？

陈大官　（京白，有气无力地）我还沒有吃晚飯哪！

陈伯愚　哎呀呀！随为父用飯去呀！

〔同下。

——剧終

三 娘 教 子

前　記

商人薛广出外貿易，三年未归，有人誤傳他病死异乡，家中聞信，大娘、二娘俱都改嫁离家，惟有三娘王春娥不嫁，誓願撫养二娘所遺幼子薛倚，以接續薛家后代。三娘每日依靠織絹維持生計，并有老仆薛保帮助料理家务。

一天，薛倚在学中被学友譏笑为无母孤兒，因此无心讀書，負气回家。及至三娘課讀，薛倚难以应对，竟反唇相譏。三娘見状悲憤异常，立将机絹割断以示决絕。后經薛保从中劝解，倚哥認錯求饒，并立志發奋讀書，三娘始轉怒为喜，一場風波才得平息。

这个剧目是全部«王春娥»（又名«双官誥»）中的一折，同时也是一出相当流行的老生、旦角并重的戏。（在«教子»以后，还有薛广得官回家，薛倚得中状元，三娘荣受双官誥等情节，因封建色彩很浓厚，故未收入）过去，常因演員艺术流派不同在演法上亦略有差异。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文学組按照一般舞台流行本修訂的；凡有不同演法，則加注說明。

剧中人物

王春娥(青衣)　　薛　倚(娃娃生)　　薛　保(老生)

〔三娘上。

三　娘　(念引)守冰霜貞节为本,效孟母教子成名。

(念詩)霧密不知天早晚,雪深那曉路高低;

織絹撫孤全孝义,願兒金榜把名題。

奴家王春娥。配夫薛广,去往鎭江貿易,不幸命丧他乡,多亏薛保搬尸回来,可恨張、刘二氏,見夫已死,另行改嫁。是我守节之志,撫养前房一子名叫薛倚,要助他成名,今早我兒往学中攻書去了。我不免去到机房織絹便了!(唱二黃慢板)

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

想起了亡故夫好不慘然!

春娥女好一比失群孤雁,

老薛保他好比浪里舟船。

薛倚兒好比那无弓之箭,

每日里在南学苦讀聖賢。

将身兒来至在机房織絹,

等候了薛倚兒下学回还。

薛　倚　（內）走啊！（上，唱慢板）

有薛倚在学中懶把書念，

怀抱着聖賢書轉回家园。

众学友一个个說長道短，

他道我无亲娘好不慘然。

因此上回家去与母分辯——

薛　保　（上）这般时候还不見东人回来，待我外面看来。（开門。）

薛　倚　（接唱）又只見老薛保站立在門前。

薛　保　少东人回来了。

薛　倚　回来啦，我媽在哪兒哪？

薛　保　你母亲現在机房織絹。

薛　倚　待我去見。

薛　保　且慢，还是先随我后面用飯去罢。

薛　倚　見过我媽，再去用飯。

薛　保　好，你就要来呀，（笑）哈哈哈……（下。）

薛　倚　（唱原板）

听說是我母亲机房織絹，

进机房施一礼兒問娘安。

孩兒参見母亲。

三　娘　兒啊，回来了！

薛　倚　回来啦。

三　娘　今日下学为何甚早？

薛　倚　老师不在南学故尔回来甚早。

三　娘　如此，拿書来背。

薛　倚　媽呀，吃完飯再背書，也还不迟。

三　娘　背了書再去用飯。

薛　倚　要背就嘚兒背。（把書取出交給三娘。）

三　娘　臉朝外背！

薛　倚　臉朝外背。媽呀，我忘了書尾啦。

三　娘　敢是忘了書头？

薛　倚　对啦，忘了書头啦。

三　娘　待为娘提兒一句。

薛　倚　对，您提我一句吧。

三　娘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　倚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三　娘　为……

薛　倚　餵……媽呀，餵猫呀，还是餵狗呢？

三　娘　为人謀而不忠乎。

薛　倚　为人謀而不忠乎。不忠乎，不忠乎，媽媽娘你好胡塗。

三　娘　（强忍着气）往下背！

薛　倚　往下背。

三　娘　叫你往下背！

薛　倚　（学三娘語气）叫你往下背。

三　娘　哇！只望我兒在南学用心攻書，誰想兒竟自貪玩，貪玩不値紧要，豈不誤了兒的青春，还不与我

跪下！

薛　倚　要跪就嘚兒跪。

三　娘　畜生哪！

薛　倚　（学語）畜生哪。

三　娘　（唱中板三眼）

　　　　罵一声小奴才眞个劣性，

　　　　長成人定是个不孝的畜生。

　　　　秦甘罗十二岁当朝一品，

　　　　商輅兒仲三元至今留名。

　　　　我的兒就应該勤学孔孟，

　　　　功名就才能够显亲揚名。

罢！（接唱搖板）

　　　　手执家法将兒来打——

薛　倚　（拦住，接唱）打人家的孩兒好不害羞！

媽呀，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打别人的孩子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哇！

三　娘　（气極）兒啊，此話是哪个教导于你？

薛　倚　我長这么大啦，連这两句話还不会說嗎！

三　娘　話倒是两句好話，可惜兒講迟了。

薛　倚　你不打我，我还不說哪！

三　娘　唉，天哪……

薛　倚　地呀。——玩去嘍。（跑向里場。）

三　娘　（唱快三眼）

　　　　小奴才他一言問住我，

闭口无言王春娥。

哭一声去世夫在阴曹等我，

等候了为妻我同見閻罗。

怒气不息在机房悶坐，

叹一声不由人珠泪如梭！

薛　保　（上，唱二黄原板）

小东人下学归机房闖祸，

好一似烈火上把油潑。

三　娘　（哭）喂呀……

薛　保　（接唱）

見三娘把泪啼机房悶坐，

轉面来問一声东人倚哥。

东人！

薛　倚　干嗎呀？

薛　保　（接唱）你的母教訓你非为过錯，

为什么把好言当作了恶說，东人哪！

薛　倚　你少管我們家的事！

薛　保　唉！（接唱）

这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来师之惰。

老薛保进机房双膝跪落，双膝跪落，三娘啊！

問三娘發雷霆却是为何？

三　娘　（接唱）

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三娘言来听根苗，
实指望教訓他終身有靠，
又誰知平地里跌了一交！

薛　保　三娘！（接唱）
劝三娘休得要珠泪掉，
老奴言来細听根苗：
千看万看，看他的年紀小，
望三娘輕打輕責，饒恕这遭，下次不饒！①

三　娘　（接唱）
你道他年紀小他的心不小，
說出話来利似鋼刀。
自古道人无千日好，
花开哪有百日姣。
織什么机来把什么子教——
也罢！（接唱搖板）
割断了机头两开交。（断机。）

薛　保　（見状大惊）哎呀！（唱散板）
見三娘她把那机头割断，
吓得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走上前来把好言相劝，
尊一声三主母細听我言：
遭不幸老东人鎭江命丧，

---

① 此句另一种唱法可供参考："望三娘念东人下世早，只留下这一根苗，必須要輕打輕責，饒恕这遭，下次再不饒！"

多亏我老薛保千山万水搬尸回还。

老奴好恨！

三　娘　恨的哪个？

薛　保　三娘！（接唱）

恨只恨張刘二氏心腸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老奴好喜！

三　娘　喜从何来？

薛　保　三娘！（接唱）

喜只喜三主母發下誓願，

一心心教子男把名傳。

三　娘　（哭）喂呀……

薛　保　哦哦，我明白了！

三　娘　明白何来？

薛　保　三娘！（接唱）

莫不是三主母把心腸改变，

你也要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你要走，只管走！你要嫁，咳，只管去嫁！

三　娘　（哭）喂呀……

薛　保　（接唱）

撇下我老的老，小的小，挨門乞討，

我也要扶养我那东人，（接"哭头"）

啊，好不明白的三娘啊！

三　娘　（哭）喂呀……（接唱）

我哭哭一声老薛保，

我叫叫一声老掌家！

小奴才下学回我叫他拿書来背，①

誰想他一句也背不出来！

薛　保　就該打他才是。

三　娘　（接唱）

手执家法来曾打下，

他……

薛　保　他便怎么样？

三　娘　（接唱）

他倒說我不是他亲生的娘啊，（接“哭头”）

啊，老掌家。

薛　保　哦！（唱摇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回头埋怨小东人。

东人这里来！

薛　倚　干什么？

薛　保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　倚　怎么是我的不是呢？

薛　保　你今日下学回来，一言冒犯你的母亲，就該上前領責的才是。

---

① 另一种唱法：“小奴才下学回我把書来問，不想他对我信口胡云。手执家法未曾打下，他……他倒說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亲，难以管旁人，啊，老掌家！”

薛　倚　什么叫領責呀？

薛　保　領責就是挨打。

薛　倚　挨打疼不疼呀？

薛　保　挨打焉有不痛之理。

薛　倚　疼啊！那就你去！　（推薛保。）

薛　保　哎呀，东人哪！老奴偌大年紀，被你推倒在地，倘有不測，看你母子是怎生得了哇！

薛　倚　薛保你别哭啦，我去还不行嗎！到那兒我怎么說呢？

薛　保　待老奴教导于你。

薛　倚　好，你教給我。

薛　保　現有家法在此，頂在头上，跪在你母亲面前言道：母亲在上，孩兒下学回来一言冒犯。現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心，就一下也不打你了。

薛　倚　就是这个呀，我会說啦。（欲行。）

薛　保　回来！你母亲若問：是哪个教导于你，你就說是自己講的。

薛　倚　我知道啊。——母亲在上：孩兒下学回来一言冒犯，現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痛在娘心。媽呀，你要有爱子之心，就饒了孩兒吧！

三　娘　兒啊，你早有这两句好話，也免得为娘这場恶气。

薛　倚　嗎呀,这話是我講的,可不是老薛保他教給我的。

薛　保　三娘！老奴也跪下了！

三　娘　（唱碰板三眼）老薛保你莫跪在一旁站定。

薛　保　多謝三娘。

三　娘　（接唱）

待主母教訓这不孝的畜生——①

遭不幸兒的父鎮江丧命，

多亏了老薛保搬回尸灵。

兒亲娘他一見把良心改变，②

反穿罗裙另嫁他人。

为娘的不改嫁我为的是哪个，

都只为兒年小，他年老，年小年老，孤苦伶仃所靠何人？

也罢！（接唱搖板）

手执家法将兒来管。

薛　保　（接唱散板）

老薛保向前忙遮拦，

你要打将老奴責打几下，

① 此段唱有的唱慢三眼，有的唱快三眼。另外，还有一种“言前轍”的唱詞：“老薛保你莫跪在一旁立站，待主母教訓这不孝的兒男。遭不幸兒的父鎮江命染，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兒的亲娘他一見良心改变，一个个反穿裙另嫁夫男。为娘我受苦情为的是哪个，都只为兒年小，他年老，年小无倚，年老无靠，恐絕了薛門的香烟。”

② 另一种唱法：“兒亲娘和大娘良心昧丧，一旦間反穿裙另嫁他人。为娘我苦織絹为的是哪个，都只为兒年小，他年老，年小年老，无靠无依，到后来仰仗何人？

責打我小东人老奴我心酸。（接"哭头"）

啊，三娘啊！

三　娘　呀！（接唱搖板）

王春娥一見心好惨，

他主仆的恩情重如山！

走上前来用手挽——

兒啊！

从今后讀書篇再莫貪玩！

薛　倚　（接唱）母亲今日来教管，

从今以后不貪玩。

三　娘　兒啊！（接唱）

只要兒用心把書来念。

薛　保　（接唱）

要作高官有何难！

三　娘　（接唱）

但願得早成名把門庭改換，

薛　保　三娘！（接唱）

教子成名万古留傳。

三　娘　薛保。

薛　保　三娘。

三　娘　我兒。

薛　倚　母亲。

三　娘　随我来呀！

薛　倚　来啦。

薛　保　（同时）来了哇！（笑）哈哈哈……

〔同下。

——剧終

打 灶 王

前　記

田氏弟兄三人同居。老大是个念書人，老二是个皂隶，老三是个庄稼汉。

老三的妻子李三春，每日在家操作。兄嫂們使喚着她，还要說她閑言閑語。李三春心中不平，便想分居另过，可是兄嫂們又用"大道理"压制着她。这一天，李三春滿腔怨气无处發泄，跑到厨房，把灶王痛打一頓，然后，索兴直截了当地向老大提出分家的要求。

老大的道理，再也說不倒李三春；老二自認为可以制服她，先是軟說，后来竟耍出无賴手段；但李三春毫不讓步，老大、老二无可奈何，終于把家分了。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員蕭盛萱根据蕭長华先生口述本进行整理的。主要改动了以下两点：

一、原本中，灶王被打后即偕小鬼同下，不再上場。整理本在結尾部分增加了灶王和小鬼再度出場窺測分家动靜并与老大、老二痛哭而下的情节。这样就显示了做为"一家之主"的灶王和这一沒落的封建家庭是同其命运的人物；同时，对于这出戏的喜剧風格也起了較好的渲染作用。

二、原本中，描写了李三春性格的潑辣一面，这是对的。（惟其如此，她才敢于打灶王，才能够和老二頂嘴、冲突并取得最后胜利）但与此同时，也有些地方过分誇張，使人对李三春的某些行动有无理取鬧之感。整理本在这一方面，略作适当修改。

剧中人物

李三春（花旦）　田大爷（生）　大奶奶（旦）
田二爷（丑）　灶　王（丑）　小　鬼

第　一　場

〔灶王上，小鬼隨上。

灶　王　（念）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
吾乃，独座兒的灶王是也。今有李氏三春吵鬧分家。——小鬼兒！

小　鬼　嗚！

灶　王　長起威严者！

小　鬼　嗚！嗚！

灶　王　远远望見李氏三春来也。

李三春　（內）啊哈！（上，念）
为人千万別当家，当家实在乱如麻；
清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李氏三春，嫁与田广为妻。弟兄哥兒仨，大哥是个書呆子，成天价子曰長、子曰短的。大嫂子是个吃斋念佛的人兒。我們二哥在衙門口兒当着一份

差事。我們二嫂子成天价抱着她那个孩子，哼哼出来，哼哼进去，閑事不管。这又再說到我們那口子他啦，清早晨起来扛鋤下地就是一天。这又說到我这兒来啦，成天价喂猫喂狗渣猪食，全是我的事兒，一点兒手不到哇，这个翻兒啦那个炸啦，实在的难伺候，这份兒日子簡直过不到一塊兒啦！公婆在世留下的遺言，我們后院兒有棵紫荆树，上头烏鴉成群，多喒紫荆树一死烏鴉一散，才能够分家哪。我想这个紫荆树什么时候兒才能够死哪，烏鴉又什么时候兒才能够散哪。有咧，我不免去到厨房告訴灶君，叫他保佑我們这个家三股兒均分，要是分不了哇，哽，我一天打他三頓，我就是这个主意。

（唱“南鑼”）

李三春怒气生，
手拿着，竹一根，
去到厨房找灶君，
求保佑，把家分，
如其不然就把他打断筋。
急急走，不消停，
不覺来到厨房門。

到啦，关上門兒。喲，瞧瞧这个灶王老爷子鬧了这么一身的土，我給您撣撣吧，瞧瞧这个吃模糊①噢！我給您摳摳。我这兒給您磕个头，有什么話咱們

① 謂眼屎。

坐下說。（坐）我說灶王老爷子，我的来意您許知道啦？（灶王搖头）我告訴您哪，您呀保佑着我們这个家按三股兒均分，要是分了哇，我就好好兒的供奉着您；要是分不了哇，哈哈！（灶王吓的站起来）我手里的棍兒一天打你三頓，打你个少皮沒有毛！

田大爷 （上，唱西皮搖板）

清晨起来天气爽，

家家戶戶洒扫忙。

将身且把后院往——

李三春 我說灶王老爷子，你保佑着这个家按三股兒均分便罢，要是分不了哇，我打你个少皮沒有毛！

田大爷 （接唱）

又听弟妹打灶王。

哎呀且住！清晨起来，三弟妹因何在此打罵灶君？哎，待我痰嗽一声惊动于她。嗯哼！

李三春 喲，怎么啦？揚場哪！卡了嗓子啦？跑到这兒嗽来啦！

田大爷 愚兄在此。

李三春 嘔，大哥呀！

田大爷 哽。

李三春 您三兄弟不在家，跑到这兒查考我們来啦？

田大爷 哎，三弟妹不要多疑，去到前厅愚兄有話对你言講。

李三春　知道啦。

田大爷　哎，快着一些。

李三春　知道，誤不了时辰哪。

〔田大爷下。

李三春　大哥，大哥！——我在这兒打罵灶君，我們大哥怎么会来了哪？嗯，不用說，准是这小鬼兒冒的坏呀；我打小鬼兒（打小鬼）哼哼！他叫我去，我这兒正想去哪；要去我是总得去。我是总得……哎，我說灶王老爷子，咱們呀还是那句話，您哪保佑我們这个家按三股兒均分便罢，要是分不了哇，我打你个少皮沒有毛！我是越想越有气，我是越想越有气！咳，我是越想越有气！（下。）

灶　王　呀呸！李三春哪，李三春！我在你家，受了你大哥二哥的香烟供养，只有保佑他等，焉能助你分家？再者一說：你們要是分了家，吾神豈不也玩兒完了么？你为何打了我个少皮沒毛。待我罵她几句：（念）

大罵李氏太不良，清晨起来打灶王。

有朝一日奏一本，管叫你身上長大疮。

小鬼兒！

小　鬼　嗚！

灶　王　跟着我养伤来！

〔灶王下，小鬼隨下。

第　二　場

〔田大爷、大奶奶同上。

田大爷　家有千百口，

大奶奶　主事在一人。

田大爷　咳！

大奶奶　相公为何長叹？

田大爷　你当的好家！

大奶奶　当的不差。

田大爷　清晨起来，三弟妹不知为了何事？在后院打駡灶君。

大奶奶　有这等事，待我将她喚来，問个明白。——三弟妹哪里？

李三春　（內）啊哈，来了。（上，念）

忽听大嫂喚，急忙到跟前。

大哥，大嫂子我这兒有礼啦。

田大爷
大奶奶　罢了，坐下。

李三春　坐着不自（念哑）① 哪。

大奶奶　啊，三弟妹，清晨起来打駡灶君，为了何事？

李三春　您問我呀，我要分家。

---

① 过去北京人的"口头語"，带有輕視对方的味道；又含两可之意。

大奶奶　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这个我都知道！一家兒十五口兒，七嘴八舌头，这个吃鷄蛋，那个就想喝燒酒，实在的难伺候，这个家呀，簡直的过不到一塊兒啦。

大奶奶　弟妹呀！（唱搖板）

分家不如同居好，

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你說点兒新鮮的，頻不頻哪？

大奶奶　（接唱）

好話說了千千万，

执意不听也枉然！

田大爷　你且迴避。

〔大奶奶下。

田大爷　哎！三弟妹，愚兄有礼。

李三春　喲！您这不是折受我嗎？

田大爷　愚兄有話对你言講。

李三春　有話您說呀，那您就說吧，沒拦着您呀！

田大爷　清晨起来，因何打駡灶君？

李三春　刚才我不是說了嗎！我要分家。

田大爷　噯，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您說什么？“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我說：同居不如分家好！

田大爷　怎么？

李三春　省得我一个人兒砍柴你們大家燒。

田大爷　弟妹，你可知張公九世同居。

李三春　張公九世同居，这句話怎么講哪？

田大爷　皆因是兄寬弟忍。

李三春　嘔，兄寬弟忍哪，你可知道他到了十輩兒上哪？

田大爷　这个……

李三春　又这个那个的啦！

田大爷　哎，松柏树冬夏長青。

李三春　这又是怎么句話哪？

田大爷　它是心实皆滿。

李三春　嘔，心实皆滿哪！你可知道那个竹子也是冬夏長青，为什么拿刀把它劈开，又是那么大的空筒子了哪？

田大爷　这……

李三春　这呀？——这(蜇)得兒掐鉤子①。說好的吧，老大呀！

田大爷　弟妹，有道是：三人同了心，这黃土变成金。

李三春　不錯，三人同了心，黃土变成金，这話倒是有这么一說，黃土能变成金，可是也得同得了心哪！咱們这一家子，各有各的心眼兒，那黃土啊，一輩子也变不了金子。你說同居好，我說另开門，你要是不分哪，我就給你个大敞門。

田大爷　唉，弟妹呀！（唱搖板）

---

① "这"与"蜇"字同音。蝎子因蜇人，往往被掐去鉤子。李三春說这句俏皮話，系表示不耐煩之意。

我家有棵紫荆树，

頂上烏鴉打成群；

待等树死烏鴉尽，

弟兄才能把家分。

李三春　我等不了，我是一定要分。

田大爷　哎！（接唱）

好言劝她不肯听，

这事叫我无計行。

二弟三弟回来吧，

免得弟妹乱紛紛。

田二爷　（内）啊哈！（上，唱搖板）

辞别公差轉回家，

烏鴉在头上叫喳喳。

一脚門里，一脚門外，（偷听状。）

李三春　大哥分不分哪？

田大爷　我不分！

李三春　你不分我跟你吵，我跟你鬧，哎，我是天天鬧！

田二爷　哎！（接唱）

三弟妹不住鬧喧华。（进入）

走上前把礼下，

問我一言我再把話来答。

田大爷　二爷回来了。

田二爷　哎，我回来啦，我早就回来啦！我又回来啦

又……

田大爷　啊？二弟，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田二爷　我为你！我为你！我我我簡直的为你嘛，我我……

田大爷　你为愚兄何来呀？

田二爷　大哥，你别价呀，你可别这么着啊？

田大爷　怎么样啊？

田二爷　家有長子，国有大臣。老家兒去世，关上門兒你就是我們这一家子的大長子兒。

田大爷　嗳，大長兄。

田二爷　它是我跟三兄弟不在家，大清早晨起来的，为甚么把三弟妹招得这么鷄猫子喊叫的？

田大爷　清早起来，三弟妹打罵灶君，她是要分家呀！

田二爷　甚么？

田大爷　要分家呀！

田二爷　要分家？

田大爷　哎！

田二爷　那你不会好好兒的劝劝她嗎！

田大爷　劝她不听也是枉然哪！

田二爷　大哥！

田大爷　哎！

田二爷　可不是我說呀，你枉是念書的人兒，豈不知聖人云：先治其家，后治其国，可你不能治家，焉能治国。依我看来，你是学問欠通，終无大用。躲开

点，这得瞧我的！

田大爷　哎，二弟，当心她的性情不好哇！

田二爷　甚么？

田大爷　性情不好哇！

田二爷　她脾气不好，我也不是好惹的。在六扇門兒①呆着甚么沒見过，她就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馬的强盜，見了咱們老弟兄，他得乖乖兒的，何况三弟妹这么个娘兒們家，眞是的！

李三春　巧嘴的八哥兒②它也說不出口去，今天倒得看看新鮮样兒的。

田二爷　嘔，正碰在气脑袋兒上，哎，这話又說回来啦，她要是人生父母养的，沒有不識劝的。嘿！三弟妹倒是个順毛驢兒，架不住两句好話，一摩(念嬷)挲就得。哎，話虽如此，还得礼而宾之。——三弟妹在上，二哥这兒有礼了。

李三春　罢啦，才下学嗎？

田大爷　哎，二弟，如何！

田二爷　我說你少搭岔兒吧！我这兒受着热哪。——哎，我說三弟妹，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李三春　怎么哪？

田二爷　二哥好心好意給你見礼，你怎么說我才下学

① 过去衙門都有正門和左、右仪門，共为六扇，故俗称衙門为“六扇門兒”。在衙門当差的亦說是在“六扇門兒呆着的”。

② 鳥名，能学人說話。

呀？

李三春　二哥，您是“一只筷子吃藕，挑了眼兒”啦。

田二爷　那是啊，我早就憋着挑……

李三春　甚么？

田二爷　吱，不是，这个眼兒我是总得挑呀！

李三春　我問問您：今天是年哪？

田二爷　嗯，不是。

李三春　是节？

田二爷　刚过去。

李三春　我的生日？

田二爷　不是呀！

李三春　你的寿日？

田二爷　得了，这就够我受的啦。

李三春　还是的，非年非节，不是我生日，又不是你的寿日，居家过日子見得哪門子酸礼呀？

田二爷　吱，三弟妹，它是礼多人不怪。

李三春　二哥，家无常礼。

田二爷　嘿！有嘚！眞是礼治君子，法治小人哪。这种东西，給不得臉，就得动狠的。（搬椅子）过来，过来，我叫你过来！

李三春　喑，这是叫我哪嗎？

田二爷　嗯！捉摸着吧。

李三春　哼哼！（故意地說反話）二大伯子叫，敢不过去嗎！

田二爷　那是呀！我还“票”①得了你是怎么着！

李三春　你說甚么？

田二爷　哎哎，不不是，我，我請您哪，这横竖成了吧！

李三春　我問問你：截着山哪？

田二爷　沒有哇。

李三春　隔着海哪？

田二爷　瞧这統共才多大地方兒呀！

李三春　我“七老”啦？

田二爷　七十多岁哪兒有这么少兴的哪。

李三春　你八十啦？

田二爷　我得庆得了八十呀？

李三春　还是的，一沒截山，二沒隔海，我沒七老，你沒八十，一个屋子里說話我在那兒听得見。甚么？过来，你糊了棚了②嗎？你是得兒脑袋上插蜡，充的哪道人灯，我把你这么一个，那么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

田二爷　甚嗎？

李三春　东西！又得兒过来啦又！

田二爷　卖砂鍋的兒子——論套③。我說这可是你不过

① 北京諺語，白使用人不給报酬即謂之“票”。

② 过去娶新媳妇必先糊棚。

③ 从前北京所卖的砂鍋，都是大小自成一套，故以此作为歇后語。

来？

李三春　不过去。

田二爷　嘿嘿……不要紧，我过去行了吧。大丈夫能折能弯，这又算得了甚么。

田大爷　到底是二弟，眞有耐性。

田二爷　你可少念子曰，我这兒一肚子气哪。——我說三弟妹，大清早晨起来，为甚么把灶王爷打得这么稀糊脑兒烂的？

李三春　我要分家。

田二爷　哎，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拣柴火焰高。

李三春　这句話早就有人說啦。

田二爷　哪王八旦这么說来着？

李三春　大哥說来着。

田二爷　啊？——大哥是您說来的嗎？

田大爷　嗳！

田二爷　別不認賬！

田大爷　愚兄說过。

田二爷　咳，您怎么这么爱多說話呀！早知道是您說的，我就不这么罵啦。哎，我說三弟妹好模当兒的①要分家嗎？

李三春　要分家。

田二爷　必是有人得罪你了吧？

李三春　沒有。

---

① 犹言平白无故。

田二爷　沒有？哽，我不信，那我得猜猜。

李三春　那么着你就猜猜不自哪！

田二爷　那么，我就猜猜不自哪！啊……嘔，不用說这必是咱們大哥得罪你啦？

李三春　誰啊？

田二爷　咱們大哥呀！

李三春　咱們大哥呀，人家是个念書的人兒，成天价子曰長，子曰短的，哪兒能得罪的着我哪！

田二爷　对，大哥是个念書的人兒，"老实芭蕉"①的得罪不着你。哽，他沒事悶着头兒算計个人兒，倒是有之的。不是大哥。嘔，妯娌不和，必是咱們大嫂子得罪你啦？

李三春　咱們大嫂子呀？

田二爷　啊！

李三春　人家是个吃斋念佛的人兒，人家还要修哪。

田二爷　唷，修甚么呀？

李三春　修得日后还要上西天哪。

田二爷　嘔，上西天好啊，千万可別上东天哪。

李三春　怎么啦？

田二爷　我說冬(东)天兒冷啦，沒皮袄哇。哽，也不是大嫂子。哎，三弟妹，这一猜，我猜着啦，这必是二哥我早了晚了的打衙門口兒回来我不定是怎么了

① 北京俗語，形容人的性格懦弱、欠开展。就謂之"老实芭蕉"，因芭蕉有时卷着不常舒展，就象人在經常發愁那样。

你啦？

李三春　甚么呀？

田二爷　我，我冲了你啦？

李三春　冲了你一家子！

田二爷　不，它是我怎么冲撞你啦！

李三春　哎唷，我的二太爷哟！

田二爷　唷，怎么着我的三……

李三春　甚么？

田二爷　三太太，这还有错兒嗎？

李三春　誰还不知道您是大小衙門口兒里的站得起来的，这么个紅头兒呀！

田二爷　得啦，头兒得啦，您就别上顏色啦。

李三春　慢說沒有不好，縱然有些个不好，誰还敢把尊家您哪怎么样啦！

田二爷　我脑袋上也沒長着犄角哇！

李三春　得啦吧，您别說啦，您要是再說呀，我們这兒就要打"嘚嘚"啦。（假裝發抖。）

田二爷　你瞧这股勁兒呀！嘔，不是我。三弟妹，这下兒我猜着啦。

李三春　誰？

田二爷　这必是你二嫂子。

李三春　（加重）誰？

田二爷　你二嫂子。

李三春　誰？

田二爷　啊，听話听音兒，吃菜吃心兒。不是她便罢，要是她我把她叫来，嘴巴匙子、窩心脚，打她一頓，叫你咽这口气。

李三春　甚么？

田二爷　叫你走这口气！

李三春　你說甚么？

田二爷　我給你出出气。

李三春　我問問你：你要打誰呀？

田二爷　打你二嫂子。

李三春　哇！（作嘔心状。）

田二爷　您在哪兒吃多啦，跑这兒还席来啦！

李三春　二哥，您别叫我們見“繃”（上声）啦！

田二爷　見笑。

李三春　見“繃”！

田二爷　怎么“繃”？

李三春　“繃”不住我們还不笑嗎？

田二爷　你听吱！

李三春　二哥，我說您还記得不記得啦？

田二爷　甚么事？

李三春　有这么一天，我跟我們二嫂子在門口兒站街。

田二爷　給我摆門市兒。

李三春　还抱着你們那个水里叭唧的孩子哪。

田二爷　我們那孩子怎么又水里叭唧的哪？

李三春　刚洗完了澡哇！

田二爷　我还当是刚打河里捞上来的哪。

李三春　您打那边可就回来啦。

田二爷　我那天衙門里歇班兒。

李三春　您哪把大褂兒往肩膀上这么一搭，（形容田二爷走路）就这么舍舍咧咧①的。

田二爷　哎，你瞧我就好喜这么个舍咧劲兒嘛。

李三春　手里还托着四两猴兒肉。

田二爷　为我还宰个猴兒？那是羊肉。

李三春　您哪可就跟我們二嫂子說啦……

田二爷　說甚么？

李三春　拿去！一半爆着，一半汆着，一半醋卤！

田二爷　你二嫂子掌过杓兒，她会"炒来菜兒"。②

李三春　我們二嫂子可就說了。

田二爷　她說甚么呀？

李三春　不揍。

田二爷　嗨，您听錯了，它是做得了給我吃。

李三春　您是"帘子臉"可就"瓜嗒"③下来嘍。

田二爷　那是，跟她沒好臉兒。

李三春　在上头拍答一下子，可就給我們二嫂子一个嘮

---

① 形容人的衣冠不整，走路前仰后合。

② 北京过去有一种小飯鋪，可以由食客买来原料交厨师烹飪，謂之"代炒来菜"。这里是結合着田二托肉回家而言。

③ 竹帘在不用的时候卷上去，用的时候放下来，帘板到地，自然發出一种"瓜嗒"的声音。北京人借以形容人在变臉色的时候就象帘子放下来那样。

巴子。

田二爷　你沒看見我脚底下还踹她一脚哪。

李三春　我們二嫂見事不好，可就跑啦。

田二爷　她跑！諒她跑不了哪兒去！那么，我沒追嗎？

李三春　是呀，您哪可就在后边兒追呀。

田二爷　追上沒完，我們倆打死架。

李三春　跑来跑去的，可就跑到你們屋里去啦。

田二爷　不跑到我們屋里去，还跑到你們屋去！

李三春　甚么？

田二爷　也沒有那么一去的呀。

李三春　您哪进去可就把門給关上啦。

田二爷　关上門兒它是我怕人劝。

李三春　我挤也挤不进去，沒法子，我就把你們的窗戶可就給捅破啦！

田二爷　啊？我們那窗戶鬧了半天就是你給捅的？

李三春　是呀！

田二爷　好啦好啦，你等着吧，等我們三兄弟回来，我到你們那屋，我也給你們捅。

李三春　甚么？

田二爷　不是呀，有那个捅破了的地方兒，我拿紙給你們糊上。

李三春　我是一眼兒見，一眼兒不見的。

田二爷　咱們家那份兒日子，自好是一眼兒見，一眼兒不見。

李三春　我就听扑咚的一声。

田二爷　甭說，必是我把她打躺下啦。

李三春　哪兒呀，您是那个羊羔兒吃奶，可就給我們二嫂子跪下啦。

田二爷　你瞧錯啦，它是爐坑板兒“折”了，我掉到爐坑里啦。

李三春　得了吧，打甚么打罢。“打”我門前过，“打”二两喝喝，怎么打，哪么打，又打啦又……

田二爷　这皮壳兒①哎！那么，也不是你二嫂子？

李三春　不是的。

田二爷　不是你二嫂子。三弟妹，这一猜我准猜着啦。

李三春　誰？

田二爷　这必是我們老三吧！

李三春　誰？

田二爷　你們那口子，我們老三。（見李三春抽声哭泣）罢啦罢啦罢啦……

李三春　哎唷，我的二哥哥呀！

田二爷　怎么着，我的三“妹妹”（故意念成阳平）呀！

李三春　哎，咱們这一家子里，可再也沒他那們傻的啦！

田二爷　他傻，他怎么成天扎到你們屋里不出来呀？

李三春　清晨起来扛鋤下地，就是一天。

田二爷　乡下人沒事可干甚么去哪。

---

① 北京俗語管对方說諷刺話，叫作“皮壳兒笑料兒”。

李三春　你們成天吃好的喝好的。

田二爷　我們又吃甚么好的啦？

李三春　他左不吃些个剩湯剩水，干餑餑，腊餅子的。

田二爷　那是他爱吃。

李三春　我疼他还疼不过来，哪兒能得罪着我哪。慢說沒有不好，縱然有个不好兒呀，常言說得好：夫妻沒有截夜之仇。我們还（隨說隨拍手地）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依依、靠靠、过上一宵，可也就沒事啦。

田二爷　你瞧，这么一說都不是？

李三春　不是。

田二爷　那么你好端端的就要分家？

李三春　我要分家。

田二爷　我說你懂得三綱五常不懂？

李三春　什么叫三綱，哪个叫五常？

田二爷　君乃臣綱，父乃子綱，夫乃妻綱，这就为三綱。

李三春　五常哪？

田二爷　五常者，仁义礼智信，又道是：長兄如父。

李三春　（应声）哎。

田二爷　大哥就是你的父。

李三春　哎。

田二爷　你怎么答应父？

李三春　哎。

田二爷　你瞧哎，連气兒占了我仨便宜。——不懂这个你就別分家。

李三春　三綱五常我不懂。

田二爷　你懂得甚么呀你！

李三春　我懂得三从四德。

田二爷　甚么叫三从，哪叫四德？

李三春　在家从父。

田二爷　（急答应）哎。

李三春　二哥！

田二爷　嗯！

李三春　您可不該呀。

田二爷　不該，你还該着我俩哪。

李三春　出嫁从夫，夫死才能够从子哪。我有心从了你們俩，可惜一样，大哥二哥又不是我的兒子，要是我亲生自养的兒子，我早就从了你們啦。

田二爷　（向大爷）我說大哥怎么着你还是个头生兒哪！

田大爷　怎么講話！

田二爷　这么說你是一定要分？

李三春　一定要分。

田二爷　我說三弟妹，二哥有几句金石良言，不知你肯听不肯听？

李三春　有話你就說，有屁你就放吧！

田二爷　唉，三弟妹呀！

李三春　怎么啦！

田二爷　（唱原板）

三弟妹休得要鬧吵吵，

二哥哥言来听根苗：

那張公九世同居好，

皆因是兄寬弟讓忍为高。（接"小拉子"。）

李三春　大哥你分不分？

田大爷　不分。

李三春　不分我就跟你吵、我跟你鬧，哎，我是天天兒鬧！

田二爷　哎！（唱流水）

好話說了千千万，

她执意不听也枉然！

恼恼性兒打了吧——

李三春　嘿！我說你这么張牙舞爪的要干甚么？

田二爷　我呀，"子孙娘娘下厨房，要揍活孩子。"

李三春　好吃好喝沒有見过，好打挨过，等着吧，我的二小子！

田二爷　接着我的，三娘兒們兒！今兒非管教管教你不可！你接着我的！

田大爷　二弟你这作甚么？

田二爷　三兄弟不在家，今兒我要管教管教她！

田大爷　哎呀，可使不得！

田二爷　怎么使不得？这項人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非管教管教她不可！

田大爷　二弟，使不得！

田二爷　躲我远点，我脾气上来哪王八蛋也拦不了！不成沒完！非管敎管敎……

李三春　（揪住二爷耳朵）二相公嗎！

田二爷　二相公，我得兒不唱“困曹府”。①

李三春　你敢动动你三奶奶嗎？

田二爷　你敢动动你二爷爷嗎？

李三春　你敢动动你三祖奶奶嗎？

田二爷　你敢动动你二祖宗嗎？

李三春　你敢动动你們家头一輩嗎？

田二爷　你敢动动……

李三春　甚么？

田二爷　小侄兒嗎！

李三春　呸！

田二爷　呸！

〔李三春打田二爷嘴巴。

田大爷　二弟呀！（唱搖板）

兄打弟妹理不通。

田二爷　她打我啦。

李三春　嘜！（唱快板）

李三春怒气生，

大哥二哥听分明：

① 京剧《团曹府》里边有一个小生，一般地都不知道姓名，只称他是“二相公”。

你霸占家財欺小嬸，

我去公堂把狀紙呈：（对田二爷）

四十板将你的差事革掉，（接"小拉子"。）

田二爷　太爷的差事硃笔紅点有缺底兒，革不掉。

李三春　革得掉。

田二爷　革不掉！革不掉！

李三春　革得掉哇！（对田大爷接唱）

南学之中就去你的名。（接"小拉子"。）

田大爷　十年寒窗去不掉。

李三春　去得掉哇。

田大爷　去不掉。

田二爷　甭理她。

李三春　去的掉哇！（唱搖板）

手挽手兒公堂上——

〔田二爷抬脚踢李三春坐地。

田二爷　（接唱）

一脚踢你个"倒栽葱"。

田大爷
田二爷　（同）哎喲，哎喲！

李三春　街坊！邻居！你們瞧哇，他們三兄弟不在家，大伯子、二大伯子都在这兒打小嬸兒哪！

田二爷　我說你不屈心哪你！

李三春　反正是你們銀錢娶来的，你們誰爱欺負誰就欺負吧！

田二爷　大哥甭拦着我，我非管教管教她不可！

田大爷　哎，二弟与她吵鬧不过，不如把这家就分了吧。

田二爷　啊？老家留下的产业，这么一說就分啦？啊？这么一說就分啦？啊？

田大爷　不分怎么办？

田二爷　眞沒法兒办，得啦，分了分了吧！（对李三春）得啦，别鬧了，分給你啦。

李三春　怎么着分給我啦。

田二爷　分給你啦！

李三春　怎么个分法兒？

田二爷　好东西全归你，破的烂的是我們的事兒。

李三春　得了吧，你光会嘴上說，你准能那么行嗎？

田二爷　那么，你說怎么分哪？

李三春　我說啊，等你們三兄弟回来，咱們这个家按三股兒均分。

田二爷　得得得，你說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不好？

李三春　你早說分了好不好，省得我生了那么大的气！

田大爷　二弟，她呀眞是瘋了！

田二爷　她簡直瘋了嘛！

李三春　甚么，誰說我瘋啦？

田二爷　大哥說你瘋了。

李三春　你說我瘋啦，我瘋个样兒你們瞧瞧。——我瘋啦，我瘋啦！哎唷，我瘋啦！哎唷！（作腰带撑断

状，坐地。）

田二爷　哎呀，坏啦，轉了腰子，快請大夫去吧！

李三春．嘿嘿嘿，回来！

田二爷　哎，不是呀？

李三春　唉，这个家但分有法子过日了，我們也不張罗着分家，到了今兒个我还系着一根兒麻筋（念京）兒哪。

田二爷　啊，甚么？你系麻筋兒？那可眞能装穷呀！拿咱們这家当兒，你系麻筋兒？你跟誰說誰不給你买根兒褲腰带呀！就是告訴二哥我，也得給你买条汗巾兒不是。

李三春　那天庙上我叫你給我带，你給我带来了嗎？

田二爷　带来了！

李三春　带来了嗎？

田二爷　教大哥做了帽带兒啦！

田大爷　哼！

李三春　你就沒带来！

田二爷　我，我忘啦。

李三春　忘啦，那么我們二嫂子叫你带你怎么忘不了啊？

田二爷　那甚么話，別提你二嫂子啊！

李三春　你啊，是怕我們不給你錢，我們不会那么小气。

田二爷　你爱怎么說怎么說，反正沒带来！

李三春　咳，我們这个老娘兒們家呀，可比不得你們老爷們，生不得一点气，要是生一点气呀，肚子里好象有个小耗子似的。

田二爷　好，肚子里就会有耗子！

李三春　我这比方着說，就这么咕嚕嚕上去啦。

田二爷　上去了。

李三春　又这么咕嚕嚕……

田二爷　又怎么着？

李三春　下去啦。

田二爷　上来下去的，也不怕費車錢？

李三春　从今以后我們是再也不敢生气啦，我們是再也不敢生气了。（跑下。）

〔灶王与小鬼从下場門上，注視他們是否眞的分家。

田二爷　你瞧，撩蹶子①。

田大爷　哎呀，二弟呀，我們将娘舅請到家中，将这份家財，唉！就分了吧。

田二爷　哎，分了吧。

田大爷　分了吧。

田二爷　啊……（拉長声同哭下。）

〔灶王趋前抱住小鬼互作无可奈何的神气，抹眼泪同哭下。

——剧終

① 牲畜踢人，俗謂之"撩蹶子"。

統一書号:10069·191

定　价: 0.34 元